



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墓誌銘十三首

朝請大夫知吉州姚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吉州畢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狄公墓誌銘

朝奉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承議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朝請郎胡南轉運判官吳君墓誌銘

東上關門使康州團練使知順州陶君墓誌銘

銘

西頭供奉官潮州兵馬監押尹君墓誌銘

左藏庫使知宜州党君墓誌銘

朝奉郎通判涇州韓君墓誌銘

朝奉郎通判汾州劉君墓誌銘

鳳州團練推官喬君墓誌銘

太子中允致仕陳君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吉州姚公墓誌銘

元豐辛酉八月己未朝請大夫知吉州事姚公以疾

于州之正寢屬吏豫章黃庭堅既哭公于堂弔問其

退則論撰公之世出官次躬行考遺諸孫使求

之君子銘之其孤沈沈曰實以其年月某甲子

於錢塘之某原舉先夫人祔焉維先人之治行它

不能言銘先人宜莫如子不得辭遂舉之恭惟姚

自出甚遠其後乃片吳興武康察及

公之高大父東布

通判之淨海也故公為淨海人

善大夫請其皆有濼統在田里及公起家仕至中郎累

贈先府君州部侍郎公嘗慶曾初進士第由縣尉至作

州所至各有吏能言九赴為職方郎中會新格以階寄

祿故今為列大夫嘗以博士句當廣西經略使公事廣

東西新去兵火所向瘡痍者未起公招慰拊納人就耕

食使者視成以書最知鬱林州三歲木嘗論決大辟今

天子即位遣子弟以土貢例當推恩公六子皆未仕遂

不遣子而遣其弟旁郡不能者多愧之通判杭州州東

不遣子而遣其弟旁郡不能者多愧之通判杭州州東

挾漕河皆民田白龍澤岸善決發民成功公至則為捍
水隄於今以有年其為吉州蓋以揉熟世故左右文法
又其資長者始至承前守留事不訢盈庭逮報受書數
吏不勝舉舞文吏亦以嘗公公色夷氣平徐徐區別皆
盡人情而後境中日以無事出報謁賓客一府皆驚公
忠信孝友好學不倦下士如不及任職直前不為後日
計祿仕垂及四十年奉身菲薄而棄諸孤之日夜才可
以歛幣才可以具喪而諸孤無以歸其砥礪廉節不減
占人公諱某字某年六十有二夫人某氏有封邑於金
華先公七月卒六男子長則沈慶州司理參軍滂蘄州
蘄春縣尉汲滌沅澣五女子適某官應昭若某官阮之
志某官劉敏脩敏脩之配既沒許以繼室歸之而未行

也銘曰

諸姚有聲望自吳興唐遷江南乃籍金陵有以武功
執戈海浦連其曾孫耕食不去公舉進士興于畝桑
勤官下邑薦者文章從軍桂嶺別駕海碯奉公恤民
如我飢渴初不赫赫去思則多及為廬陵下車以歌
宜壽官貴而不克享勒于銘詩封恨黃壤

朝請即知吉州畢公墓誌銘

吉州太守畢公以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己丑歿於理所
屬縣皆來弔哭越曆月已亥成集乃稽度初終圖建不
朽謂豫章黃庭堅曰我公好學力行能仕立節安可無
述其孫平仲伏哭且言實持以某年月某甲子葬於浮
光先光祿之兆先夫人趙氏繼室夫人滕氏皆附焉則

會有傳詢事考德勸之 驗新其字其銘詩曰

嗟惟畢公彌周朕國厥興未仍有萬吉卜暨卓至誠

六獻方載中原之季託植南邦高王父璣始籍淳光

亦忘濟美執經躬耕王父中玉贈官中都先人諱京

實光孫卿公恩進士以親之福初載州縣為書一束

丞佐秘書主簿國子牧民咸平以奉常上佐調兵食

五十七州鑄錢使老借籌考牧至遠職職羊牛

一區與磁磁一守石熙寧甲寅河食我壁臨博委粟

詞進元弱終兵梁室不請隣糶流者歸野止有楚麥

公研苦病骨之秘藏始其去歸折券不征持節歸

百湖冰凍則不取廢秀刻 題賦冗都尉輕車尚書

素號難附公父母之苦語 曾是辨說 為舞歌

於戊戌歲復元首我民無 疾取牖上章請老王

命休之拖紳拜賜屏藥治 歸哭者流涕孰能使之其

配趙女椒不盈升來繼婦 賦汝陰之騰其宜家人厥

年不登有妮倣女來自葑 非壺儀柔嘉維妾李氏能

力大故哀恤應禮公子三四 力惠連有姜平仲和仲季

未勝衣蓋七女子伯嫁而 元四歸以時三處未字長

倩孫馨淮海維揚大梁開 以到羅適魏相濟陰曹南任

氏元常藹藹諸壻官學譽 處人亦多公擇士歸女公

姿忠純言可信期秋陽 皦皦表襟不施力學好問曾

次積藏有來咨求傾寫河 江捍言所收齊詣所記爰

穀流膏坐客疊疊奉已純 約與人務博錦衣被頰不

有其文世家多財而不安必推避分貲以殖孝父孩
養羸露爰及昏娶吏事儒辨孔惠且明不張聲勢隱
哀索情高明顯融萬鍾應有慈祥弟友訖不中壽非
此其身或昌厥後浮光之比鹿楸柏既林鏡詩立宅曹
古求今

朝請大夫致仕狄公公墓誌銘

公諱遵禮字子安唐大巨梁公之苗裔避五代亂始去
太原稍占籍湘潭間公之季年乃以孝家食于荆南而
墳墓實在陽翟祖希顏徐州隸事叅軍贈兵部尚書文
棊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亦贈工部尚書公伯父公傳
度字元規名士也故公之學淵源近前公伯父公傳
行之必以父任試秘書省直學士

湖州安吉縣明州鄞縣相公不聲以大理寺丞通判
德軍通判蜀州賜緋衣銀魚通判江寧府知興化軍
發運使改鹽法薦公知漣水公中廢軍為縣改知沂州未
上選管勾牛羊司罷知淮陽一軍避高遵裕改通州於
七遷為尚書駕部郎中賜紫衣金魚改朝議大夫管勾
崇禧觀以本官致仕以子明遠任右朝請大夫進左朝
議大夫致仕六年乃卒享年七十有六實元祐九年正
月也勳上柱國爵西域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夫人壽
安縣君鄒氏七子長則名遠次明復前河南府左軍巡
判官次明權蚤卒次明通郊社齋郎次明忠假承務郎
次明述明昭三女子嫁通直郎吳克禮蘭溪尉訖道官
德壽沈遜在安吉時馬尋守湖州必公恐不任事安吉

大姓俞氏所為多不法前後不敢擊俞氏私釀酒推
牛會客公捕得効治尋大驚曰乃能如我少時在鄆縣
縣中號無訟乃築亭觀延閣八章望之表民與講學士
子頗歸之表民集中有與狄之論事則公也在興化時
邑中仕家十八九賓禮秀孝而折強宗與溫承秋蘆之
陂漑南北凶洋民食其功去而祠享之其為通州颶風
壞民廬舍老幼夷處勞來勸戒不以遺後人公天資敦
厚不道人短長仕官且然其所知雖大利害以與人不
知資已待僚屬盡敬見其一衣保薦不以疑似小過輕
絕之元親早世嫂劉夫人之守之公事嫂撫孤子
不愧古人退居與父老款曲未人謁府縣訖于牖下
言笑而終不以疾痛嗚呼可以無也矣明遠將以紹聖

改元之明年元月奉公之柩合葬於陽翟之張洞壽安
縣君之墓則表之銘於豫章黃庭堅言余舅氏戶部尚
書李公擇之規婚也數為余道于安之為人今子安後
歿不得公擇銘其墓銘非余其誰銘曰

良吏循上父母小民事不赫以故走于塵天下長者
為人不疚商財計功則在人後嗚呼狄公睦家甚雍
政問得民不問其逢康寧壽考德則自好不富其橐
以仁為寶臚上韓城其望具茨公宮其中詔以銘詩
朝奉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諱默棘道人字復之曾大父鄰大父某皆隱約田間
父晏始命君棄耒為諸生及君仕於朝累贈至朝散大
夫君幼小執養事師趨庭問膳自有度量識者以為此

兒當立王氏門戶果登治平四年進士第授什邡縣主簿縣與綿竹縣俱調夫築洛口堰其功十萬鄰邑憂不辦君酌民言而賦功省公能愛民力不閱月而成遷通泉令通泉歲饑甚君不待報而發廩久不雨至是而雨聯有下頃渠堙廢不知其始其旁短戶積歲不能入賦君因其民願決其源二十里注之江歲以大熟民畫像祠之熙寧中中書房檢正官熊本察訪陝夔路青苗免役法任君定奪兩路役法及州縣應廢者以君為能使者交章薦之改中書省著作佐郎本薦君可任提舉常平詔引上殿會耳聵不能奉詔乞得監味江鎮茶場以憂去服除轉運使苗時中饋軍興奏君管勾文字討乞弟師還以瘴癘不能隨師者萬人且棄死夷地矣君請

以運糧虛舟載之分責使臣將護醫粥以卒之存亡為殿最所全活者十七八以軍功吏考遂改承議郎之恩遷朝奉知既而歎曰吾聞人言惜也終不可以立於朝於是請老而歸年始四十有八遂放浪江淮山水間歸而治大宅開花園築臺榭與父老歌舞之如是十年乃終享年六十初室陳氏生二男四女而卒追封金華縣君繼室張氏亦蚤卒追封華陽縣君男曰洪以任為太廟齋郎大邑縣主簿曰源舉進士女嫁進士廖亶陳處義程遵道其季居室洪卜以元符二年十一月葬君於西岸之白水近朝散君之兆而來乞銘復之於庭堅同年進士也雅聞復之為焚道之鄉先生人所愛敬近乎古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故叙而銘之復之少時貧

甚富室子弟會于州學召一儒生講春秋君造講席而
儒生揮之君以怒去歸杜門讀春秋一月乃從儒生質
所疑儒生噤不能答君因為諸生講之皆得聞所未聞
其從仕未嘗營私先國先民凡吏事它人所難辦君當
優為之諸公要人聞君才多欲推之於要津君曰豈不
欲往無如病何其以人才為已任者未嘗不歎也君於
文無所不工睥睨立成或不如點而文理粲然可觀坐
客有豪俊者欲以多寵之君下筆如流水坐人皆驚其
於事親居喪盡歡盡哀於兄弟朋友舉其賢者以勸不
肖於四方游士為之依歸生館之死葬之於其黨之孤
兒寡食之教養之使男有室女有家於鄉鄰其有無而
性狷介不能容人之非州縣有過舉輒上書論之昔孔
子為叔向流涕曰古之遺直也君尚似之其銘曰
復之其頽而嶷而歧桃李有實其下成蹊羔豚之割
我有餘刀善刀藏之施於有政蘭臺石室如君者幾
以病去祿不濡其尾可祭于鄉知德者鮮我文昭之
尚以行遠

承議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君諱渭字象之實清河張氏有以工部侍郎致仕贈司
徒諱去華者始居洛陽蓋君之曾大父也光祿少卿致
仕贈兵部侍郎諱師錫者君之大父也尚書職方員外
郎致仕贈中大夫諱景伯者君之考也君天資孝友敏
於吏能其家居不問有無樂以市義雖廢疾不年而為

子為吏皆可紀中大夫公老在家性剛嚴少可君年最
少事之盡其權初仕為蒲陰主簿吏不能弄以事去為
臨穎主簿以廢監牧有勞遷涇州觀察推官軍興佐使
者糧餉辦薦者文章改宣德即知飛鳥縣值元祐初改
復差役君悉取故役書治其久而委其僚陰察其財力
戒吏具戶版等色而虛其名姓期日會民於廷曰某服
某役某服某役一邑吏皆驚民聘相視而定飛鳥於梓
潼為山邑不當孔道而公帑市絹居一州之半君盡得
它邑之財力請均歲市之籍力乎之乃見聽是歲減三
之二去而民烝嘗之以疾眩西京糧料院疾益侵以承
議即致仕而卒得年五十有四娶李氏尚書駕部員外
郎育之女先君卒於涇州即昭德縣君子曰羽孫

曰嘉二女子長歸進士及第蘇大壽而卒次歸進士朱
侑君卒後某年當紹聖五年某月某甲子奉君之喪葬
洛陽兵部公之墓次時公之次狀君之行事來請銘
銘曰

張起清河以文震驚衣冠濟濟吏有能聲正國兄弟
于將發劓斷蛟刺犀揚于帝庭君有家法其鍊其斧
小試則然而命不偶我銘其坎以怨坎壈

朝請即湖南轉運判官吳君墓誌銘

公諱革字孚道魏夏津人大父諱用之涇州全柎令遂
為全柎人父諱頓婺州永康尉嘗有陰德永康紀之歿
殿中丞以公伯仲贈大中大夫公舉進士為襄州司戶
參軍以憂去調真州揚子監簿遷池州貴池令改秘書

省著作佐郎知廣德軍建平縣通判韶州就移知南雄
州課為廣東第一擢知吉州課又為江西第一除江西
轉運官徙湖南居數月寢疾歿於官享年五十有三元
祐三年四月某甲子也公由少年書生治經術為州縣
吏遇事力行所聞天性精於吏職其所至必令行禁止
貴池民兄弟相與訟田為垂涕訟同生當相盡以恩義
意兄弟皆感涕去方使者行新令給青苗錢公不格詔
令而實予可貸之民使者按常平錢不盡予民取文書
視之皆如今在建平當熙寧甲寅乙卯歲饑饉公舉力
政勸發廩所全活以萬計南雄州有吏胥鬻獄把將長
短不可言公嚴能乃匿去為外臺吏公下車盡得其
法以法部內肅清其人言此諸州皆同護其孤

為之道地使得食得歸其事米鹽人不厭其細也
吉州自寒周輔增鹽課二百萬民已失生理而魏綸上
諸縣增課九十五萬公至則告諸令後所增鹽勿以為
課為郡獎善士勸不能去其甚汗德意茂美御茲黠吏
有轡策能左右之故元祐初御史按察南方而公為安
民吏近臣交薦才任監司朝廷當用之而公捐館舍矣
公娶獨行沈君上龍之女封安仁縣君子男朋早卒羽
秀州軍事推官行茲同時中進士弟珏亦有藝文女
許嫁進士江興京諸孤序列公之世家能事來乞銘曰
將以某年月某甲子葬公于全林之原又為使來速銘
公之兄蔚深道與余同年進士予又於羽有雅故故叙
而銘之銘曰

嗚呼亨道維出薪上少吏于政有親有嚴食之衣之
睦其不咸治夫如小察民肥瘠我牧不煩其羊哉
公居是邦民畏失之迨其去歸思而述之方行萬里
天實履之有蘊孰能按之羽竝行茲棠棣偕止
而珥暮子鄂不譁我視其典則公受祉

東上閣門使康州團練使知順州陶君墓誌銘

府君諱弼字商翁陶氏蓋榮桑諸陶有諱矩者避地將
家占零陵之祁陽矩生獨上生鈞贈殿中丞殿中生岳
仕至職方員外郎贈刑部侍郎是為君考府君少孤志
行磊落推奇左詩書左孫吳同學生歡伏之以為一日
千里困窮無地自致迺聚悅學子第講授文經以奉母
長沙大君甘旨慶曆中吳儻諸侯皆以君為

持郡縣提點刑獄楊政召君俱行頗用其策謀君亦分
軍薄嶮得挑油平太平峒於政軍中功第二以進士調
授桂州陽朔縣主簿儂智高蹈籍二廣政以書召君掌
機宜乘驛至曲江政檄君丁美州議救廣府賊已走連
賀蔣偕一軍沒餘衆潰入山林賊聲勢張甚君以便宜
頗取敗軍白旗大書曰招安蔣團練下敗兵使十數輩
持徇村落收得散卒則迴路趨賀州就糧州將持法拒
吾君曉以大義迺聽活千餘人送幕府會政罷去不為
功然政在朝廷每為人言湖南軍中獨得陶弼一人耳
君父次迺為陽朔令以吏考除大理寺丞監潭州糧料
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師中論薦其能擢知賀州詔
換崇儀副使知容州以六宅副使知欽州數以母老乞

歸極懇惻不聽就丁內艱徒行奉喪歸葬祁陽奪哀以
崇儀使知邕州招納訓利等六州蠻及廣源內附儂智
高千餘衆皆就耕食君亦再滿任乃得請知鼎州詔使
按治辰州南江諸溪蠻宣撫使舉君知辰州又奏君不
上吏課者二十年遷皇城使措置北江用反間使彭師
安自攻伐歸其地縣官三師問罪安南以知邕州又用
宣撫使辟知順州四遷為東上閣門使康州團練使年
六十有四終於順州之官舍娶丁氏錢瑒縣君生子通
冠而死以兄之孫同為通後陵郊社齊即六女女嫁五
鄉尉嚴介而卒其五居室其不治細故獨以文章為喜
尤號為能詩年三十起從軍心通情達其家機曾能得
士死力智度閩深調護不虞不覺其過君卒大軍常

倚以為重作郡縣順民立條教當其艱勤與吏士同甘
苦不以遠朝廷故不盡心力所臨數州夷夏斬斬以約
信為威嘗請柳桂靈渠通漕湘江軍興轉粟可十倍使
者不能聽李師中在廣西廼用之於今為功廣源酋長
劉紀數請和市太平寨規覘國欲生事徼功者吹噓助
之君伐其謀後數年和市議下劉彝沈起之事是矣順
州草創存亡不可知受命即上道折箠指搗溪洞晏然
在軍中三十年夷險一槩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狀無
以易君故求去輒進官重任使遂老於桂林表裏事毋
孝謹白首盡其驩平生詩文書奏十有八卷讀其書知
非錄錄者元豐二年十月丙子葬零陵之金谷山下銘
曰

武夫面牆文吏疲武維此康州俎豆軍旅烏合其兵
忠信成城教子弟戰衛其父兄乘藉行權處女脫免
及其既平左規右矩虎媚養已時其飽饑康州用士
可赴深溪子拊惇發姑息夷獠我一以律不殘不傲
藥不較手漂絮終身或千戶封奇偶匪人梓慶為鏹
不懷慶賞康州撫師尚以義往大能小施夸者技癢
我安養命民得休養邊陲之守不必推鋒我銘康州
式勸士功

西頭供奉官潮州兵馬監押尹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尹氏鄴郡人宋有天下尹氏以武功顯
勛起佐命終滁州刺史贈太子少師生女情佐聖後
為德皇后

崇珪歙州刺史
與元興耿介有
姑蘇初為姑蘇人君
遷至西頭供奉官終于潮州兵馬監押得年六十有五
娶錢氏先君辛二年三子公庠舉進士有聲先君辛五
月公實實承其祭其季未名兩女嫁進士薛彥輔右班
殿直張克已孫男女四人君有知數敏於事幾歷官七
州苟可以益公家便民盡心不受一毫其在潮州趨吏
功尚不衰君歿後太守按行城壘府庫無毛甲事不經
君規畫歎其才為揮涕晚仕嶺南英循潮三州士大夫
落南方者君以禮意接其人物而推衣食以字其孤未
嘗問篋笥凡今出從車騎蘊籍而歸家與妻子商出入

會計毛髮者君所笑也君仲氏宗奭能官而孝友拊君之孤歸女教男甚有恩意舉君夫婦及公庠之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序葬於長洲虎丘之原謂其交游豫章黃庭堅曰宗奭之伯氏父子淑善而不遂以客死乞君文使我傳不朽遂為誌而繼以銘詩曰

孝友秩秩兄弟琴瑟同安共恤在官夔夔勸功度宜不求自嬉顏色笑語禮能惠宴見義孔武祿不對其長固安其藏尚其嗣之昌

左藏庫使知宣州党君墓誌銘

党侯河中河西人而長於京師應進士舉不利以小校從土韶在秦鳳入熙河每戰輒有功三遷乃得下班殿侍權邕州永平寨押伴交州進奉使到闕下河東安撫

使曾布奏充准備差使權石州葭蘆寨兵馬監押充河東第九將部將又差權吳堡寨麟州神木寨樞密院狀指揮發遣赴闕陳邊事党侯言西夏得并敵之諸路無先發制人之兵大槩制賊之道四一曰大舉二曰淺攻三曰進築四曰招來往者病在用其一而廢三故無全勝之威以制其故竊謂四者不可廢一但有先後緩急因賊強弱之形而制之朝廷錄其言行下諸路乃授河東第六副將改第二副將元符初乃知橫州安化蠻犯宜州州將楊應辰射中臂不能軍經略司以党侯對移領溪洞司事賊退又受其降乃復還橫州崇寧初竟用党侯守宜州安化蠻又犯省地侯與東上閣門使統制黃忱戰勝於卸甲嶺安化三州一鎮皆降於

是策其茂功遷皇城副使兼開門通事舍人蓋崇寧元
年也自下班殿侍十八遷而至於此兄遷官多以戰功
超資減年略無一官以歲月積也明年遷左藏庫使而
卒於宜州管下實八月丁卯享年五十有四初室曹氏
逢萊縣君繼崔氏長安縣君四男子曰渙玉班奉職曰
溥三班差使曰湜曰澤五女嫁進士曹錡數月錡死今
歸在室餘未笄孫男女四人党侯年二十餘從軍在軍
中三十年常以不欺立名節乃其為州奉身潔清不取
秋毫為吏無日不勤曰不如是不足以報國省閹獄訟
事如毫髮許不當情終不快曰不如是民不得其所事
有利於物如拳而犯計必棄不為曰法不可不守也
貴僚屬以名介其

之日歛無複衣歸葬其書曰
党侯諱光嗣字明遠曾大父諱宣秘書省
作佐郎父諱武西頭進奉官贈右屯衛將軍渙等將以
某年月日葬於河中府河東之原而乞銘於脩水
黃庭堅實為之銘銘曰

党侯繩繩持廉好清由微小以至專城節不衰止
身未耆老天奪之耶而喪其室河東之原宜相宜
坎其阻深作侯寢宮我為銘詩式告無期曰此庶
之丘勿壞傷之

朝奉郎通判涇州韓君憲誌銘

君諱復字辨翁其先鄧之南陽人其上世有為龍游令
者不能歸而家於陵井遂為陵之井研人至辨翁閱五

世矣魯大父歸惠為州吏當李順亂時諸郡皆尚威斷
凡賊所誑誤以盡殺為功歸惠條其重輕過故為等差
抱法律爭於廷所活且百人謂其子慶之曰吾後當有
與者及爾子孫皆使為詩書慶之生若者頴仕至太子
中允世父崇尚書也田貞外郎兄震朝請大夫韓氏遂
為陵州衣冠族姓辨翁既任中州有田於葉故今為葉
人初辨翁尚小自知求師云從世父讀書登進士第調
瀘州尉盜殺人而執舍旁子掠服之令謝病不敢予奪
君釋之而趣捕盜出將刑者非真盜已而果然改秘書
省著作佐郎知玉臺山寺務司玉臺供施傾天下惡少
年多竄僧藉中上下囊橐為姦說為不可措手君搃其
魁宿置于法按簿書皆得名物代州府使馮行已

請為其府判官會軍興辟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方是
時部使者懼之與皆須一調十君請竣期會法而調以
實民用不擾再遷太常博士通州鳳州州父不治君興
滯補敗寬而不弛府事簿領一二以名召之郡以最聞
是時民冒茶禁日或千人至有貼妻賣子入償不足而
繫有司君上其狀皆得釋然使者以為是沮吾法遷通
判鳳翔府君治民用法寬治吏用法急姦吏不能堪乃
以綱目踈漏事訟君會使者銜前沮法事即惡奏君坐
停見任官君方具本末求對獄涇師奏君前所坐非罪
乞以為佐從之涇未幾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七初室馮
氏藍田進士行敏女繼室張氏壽光縣君冀國勤惠公
女三男子孟嶢夫李易夫皆有學行仲浚夫舉進士雄

州防禦推官知秦州清水縣三女嫁利州司法參軍趙
丕西頭供奉官馮維方廣濟軍司戶參軍王望之君幼
少重渥不戲長而端方論事平友是是非非不郵嫌怨
授易春秋於蜀人龍昌期常稱慕李拙筠之為人人以
為君莊重寡言作文詞務體要斷獄深原其情扶治姦
欺豪吏奪氣言人之所不敢言蓋有贊皇之風云君歿
後十有六年當紹聖四年冬某月某甲子曉夫等乃克
葬君於邠城之原使來乞銘銘曰

韓遷并研澁微以溷厥有陰德里中稱仁瓜綿於徒
既碩其實有斐辨翁其音秩秩自必為吏慈哀於職
匪求生之求得其直論事計可不隨風波有挫其鋒
君益淬磨以小觀大以近知遠不振不年心事蹇

不羨之西潁川之邠卜宅固安昌而後葉

朝奉郎通判汾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禹德州德平人字希儉年二十舉明法及第補栞
城尉名能捕盜奏徙棗城尉棗城盜為不發調德榮主
簿兼縣事鹽井淡而征不除君為歲蠲四十萬罷官民
追送之又為永州軍事推官權邵州武岡縣武岡溪洞
蠻蜂出燒民積聚郡治兵令民入保君從數騎入其巢
穴曉以禍福其酋請殺始事者二人以平以憂去服除
授資州錄事參軍兼司法事始至將佐皆易之見其決
獄乃大驚郡有難辨事輒倚君改大理寺丞知北海縣
俗喜屠牛私酤君陰籍其姓名區處其䟽壁間民相告
曰是不可犯遷太子中舍知樂壽縣事遷殿中丞改奉

議即樂壽南皮縣金隄兩間使者度繡隄以障水利南
皮而害樂壽南皮令以私書誘樂壽仕家子得其願狀
告部使者使者下書問抑民狀君會民金隄乃得南皮
私書而焚之曰南皮令亦欲自便其民顧不善謀耳當
報以德以願者寡不願者衆報使者通判汾州遷承議
郎恩加朝奉郎察舉吏曹不岐而趨辨汾水被隄稱噤
永利西監君督護作暑雨中工休乃去以故得疾以元
祐八年七月丙辰卒得年五十有九喪過汾市多隕涕
者者喜讀書善射在官居家長者愛之德平正英狀君
行事如此英言行有物宜可信故紀焉君曾大父思齊
大父誠父芝皆力田而芝以君贈奉議郎娶張氏繼室
趙氏安德縣人方曰樂宋案案女嫁蘇某張潞邦彦

張繹張頌有季居室葬以元祐二年六月丁酉兆於某
縣擊壤鄉之西源宋墨衰來乞銘三反而不懈乃寸銘

銘曰

吏優於檢姦或賄或殘勤民惠郵吏或舞其筆嗚呼
君潔可以馭吏惠可以扶弱孰能不克修怨以德勤
事急食瘁不媮怠其施不遐惟畀之嗇力耕者不穡
尚其子之食

鳳州團練推官喬君墓誌銘

高審喬君彥柔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豫章黃庭堅曰吾
家世籍在昌邑而遷高密居高密蓋五世矣三曾大父
以善治生以財雄善里中吾大父喜為俠振人急難以
故破家產而貧先人乃讀書年十八舉毛詩學究授咸

陽縣主簿吏以年少易之先人發其姦賊即罪邑中皆
驚令貪政疵賴先人得善去鄰邑有田訟十年不決先
人行田所視文書一語決之歷海陵臺城縣尉為石州
錄事參軍掌和糴倉郡將以和糴家錢數十萬資公帑
論先人更印曆先人執法不聽至訶怒終不移罷石州
調中牟主簿陝西轉運司聞其材辟賑濟同勾當公事
以憂去為延長令又以憂去先人事父母篤孝居喪毀
瘠禹了內艱遂以衰白欲不出仕鄉人強之乃調河州
軍車官對移蘭州又調鳳州團練推官提刑司掾先
人決階成州滯訟不幸暴疾歿於成州之粟亭吾母王
氏繼世呂氏高寧士大夫之妻也以其母之故以元祐五年十月
捐館舍明年先人棄世

以時葬將以元符二年某月某日葬於公鄉大父墓次庭
堅曰棘道為令奉公愆決訟平刑身處清淨寡言君子
也其言不妄視其子而知其父下銘也推官諱敬字廣
叔享年五十有六三男長則孝前進士棘道令次彥
中舉進士有聲沙彥直尚小女子嫁進士劉極銘曰
才於為吏小試牛刀庶於臨民不犯秋毫直於事上
怒不目眦不極其能又不耆耄繫逢不逢不在巧拙
我銘其在告後勿改

太子中允致仕陳君墓誌銘

府君諱庸字景回潁川陳氏也徙京兆萬年唐廣明之
亂以家入蜀遂為眉州青衣人曾大父延祿大父顯忠
以季子貴贈兵部侍郎父希載以府君贈大理評事蜀

亂更五代不解故大理而上三世在野府君始與季父
希見族弟諭學於成都天聖中俱登進士第縣令名其
所居坊為三俊初授澧州推官調潭州觀察推官長沙
縣孤女有父時田產為其族親所冒沒訴於州縣部刺
史累歲不得直府君被檄按之一語而決盡歸所侵地
以故湖湘間田訟皆詣所部求決於府君在湖南凡決
疑獄二十二再調雅州判官掌攝名山夾江籍三縣政
事多見紀舉監成都府市置院遷永興軍節度掌書記
以父憂去終喪屬太夫人春秋高不赴銓集者數年終
喪久之乃調歙州判官三司戶部以監茶場舉知光州
光山縣府君上書言光山號為邑小民醇今者繫獄常
六百餘茶禁者十九顧他其禁而征之所棄予民者未

多而刑獄大省不報歲饑將命錄富家粟諸縣爭起
令府君獨格不下且言曰勸分國天之道而此邦無巨
室焉得粟而分諸終不可得罷光山吏部流內銓上其
課引對在庭會有羽書以西師不利趨召二府按邊吏
瑣計兵食罷所引選人子循資是時府君年五十有三
歎曰吾筋力益盡於州縣矣因告老去買田築室於淮
汝間曰潁川吾故郡也宴居十年乃終蓋嘉祐十年五
月壬戌府君白首好學不衰以義將其氣不為瓜瓞葛
藟以親附人亦不斬然為崖壁其於吏道如良農知田
如鉤匠相木然為縣常加意於尊爵俎豆以時脩其禮
物旌其處士秀民人又知府君之蘊非俗吏之所能也
喜作詩不加琢磨而能自達其意蓋恬於勢利之言也

其在田間不亢不汙有古之仕焉而已者之風初室劉
夫人有婦行卒時年三十有二男子皆前卒二女子
嫁進士潘景繼室樂夫人能勤家事姑孝謹喜讀唐書
能講道其世故興衰立大夫賢不肖老而記憶不衰壽
七十有二生六男而三不淑存者曰架架渠皆舉進士
女其一病在室不能婦嫁內殿崇班耿端彥者其子
樂夫人及見孫男女十六曾孫男女三府君捐館於
十九年樂夫人既祥乃克葬於光州固始縣淮安營
鵠之原二夫人相焉樂娶庭堅之女第以爲之故
乞銘府君之行義可銘也故叙而銘之銘曰
其生也不汲汲其沒也不洄洄窮
鴻鵠之翼不嫌于澤燕雀階天

沒葬其鄉兩嬪鳩行同城也而不同藏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三

墓誌銘十三首

黃庭堅曾直

蕭濟父墓誌銘

王力道墓誌銘

晁君成墓誌銘

劉道原墓誌銘

黃幾復墓誌銘

陳少張墓誌銘

張大中墓誌銘

胡宗元墓誌銘

劉咸臨墓誌銘

李元叔墓誌銘

李仲良墓誌銘

楊寬之墓誌銘

張子履墓誌銘

蕭濟父墓誌銘

吾友蕭濟父新淦人諱公餉曾大父詠大父漢卿皆不仕父中和福州長樂令以太常寺奉禮郎致仕濟父事親不遺力居喪以毀瘠聞友愛其弟恩意甚異博學能文少時累試禮部在太學有聲稱熙寧中忽自廢不為舉子元祐六年乃以特奏名試於廷得一命歸而歿於牖下享年五十有九娶廬陵段氏生六子男曰皞曄麟玕二女為歐陽忠郭欽正妻初濟父既無仕進意築室於清江峽之碕巴丘之上曰休亭間居且二十年於書

無所不觀尤好孟莊子黃帝素問咏其英華以治氣養心
 遨樂於塵垢之外推其緒餘子弟皆與於學逮其欲出
 世不幸而死與濟父游者皆哀之故商濟父之得喪而
 為之銘銘曰

玉筍岑岑閱世無疆我以為朋章貢合而流清不舍書
 夜與我偕行仰其高追配古人鉤其深得意日新力耕
 孔耘食其新陳其妃能桑以奉補紉調護諸息其櫛其
 棘各授之職而老斲輪儻而遇合富貴喋喋牛羊賓客
 金玉僕妾怨塞宇宙榮不滿睫以此易彼君必不厭而
 為田而智播稷獲而自得是曰有秋鄉曰揚名里曰
 雙秀才宅斯立龜筮告猷安只樂只無廢無圯

王力道墓誌

吾友力道諱肱王氏蓋瑯琊臨沂諸王在齊不遠遷者
其世家序列史官文獻相望有諱某者於其鄉有德汝
而其配崔夫人與門人子弟誅其行曰恭睦先生是為
君考庭堅童子時與力道游是時恭睦先生尚無恙得
入拜崔夫人於堂以兩孺子同學問其愛故兩家親亦
相愛力道長予二歲而少成獨立無兒子氣食飲臥起
與書史筆墨俱後七年比歲以鄉舉士俱集京師甲辰
丁未歲相從也力道此時律身甚嚴而與人極愷悌於
書無不觀而尤喜易春秋文章初不經意睥睨左右下
筆娓娓不休熙寧癸酉邂逅於西平客舍謹厚而
文致敏人物有性致予知其在困而不撓也又二年客
自襄陽乃力起與往時大異沈浮間井間得酒不擇

處所遇屠販如衣冠愛之者
為人而力道自言與二子異人亦無以
窮不偶對故自放於酒中吾以為力道嘗及此殆不爾
如是三年終以酒死得年三十有五無子有遺文未輯
夫人張氏猶尸其祭既祥張氏又卒於是崔夫人七十
餘歲矣哭之甚哀力道之兄撫州軍事推官將舉恭睦
之喪兆於臨朐之龍泉而葬力道於其域謀曰知吾弟
者莫若吾友臨川晏叔原幾道豫章黃魯直庭堅將請
叔原序其文而屬魯直銘其墓則以狀來庭堅其可不
銘銘曰
嗚呼力道壯長如其初慈孝弟友材則多有培德以自
厚不昌其後壯士溺於酒萬世同流今也何咎我圖作

銘或慰其母兄維金石之壽

晁君成墓誌銘

君成晁氏事親孝恭人不間於其兄弟之言與人交其
不崖異可親其有所不為可畏喜賓客平生不絕酒尤
安樂於山林川澤之間一世所願治生諧偶人仕遇合
蓋未嘗以經意生二十五年廼舉進士得官從仕二十
二年然後得著作佐郎四十有七以歿君成處陰匿跡
家居未嘗說為吏及為吏極事事有不便民上書論列
甚武為上虞令以憂去民挽其舟至數日不得待使者
任君成按事并使刺其僚君成不撓於法不欺其僚盡
心於所諉不為之作槁矢也仕宦類如此故不盡其時
以文謁宋景文公景文祢愛之晚獨好詩時出或白

見觀古人得失閱世故艱勸及其所得意一用詩為囊
橐熙寧乙卯在京師病臥昭德坊呻吟皆詩其子補之
榻前抄得此終略成四十篇蜀人蘇軾子瞻論其詩曰
清厚深靜如其為人濮陽杜純孝錫狀曰哭君成者無
不盡哀皆知名長者也子瞻名重天下孝錫行已有耻
其於兄弟交遊有古人所難補之又好學用意不朽事
其文章有秦漢間風味於是可望以名世君成之後殆
其與乎故論譏其世出游居婚宦使後有考銘詩以嘉
其志願而不哀其不逢君成字也名某晁氏世載遠矣
而中微有諱迥者事某陵為翰林學士承旨以太子少
保致仕謚文元生子執政開封晁氏始顯君成曾王父
諱迪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履

天下記籍文無美惡過月成誦書契以來治亂成敗人材之賢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談手畫貫穿百家之記皆可覆而不謬初仕年十八名重諸公間負其才不肯折節下人而數人短長不避豪貴諸公皆籍其名亦不好也為吏發強老姦宿負必痛繩治之一時號為能吏者多自以為不及也倦將十五年溫公修資治通鑑奏以為屬乃遷著作佐郎書未成而道原下世後七年書奏御論修書之功有詔錄其子羲仲為郊社齋郎元祐七年刻資治通鑑版書成又詔書賜其家諸儒以為寵道原平生所著書五十四卷皆有事實不空言道原與王荆公善而忤荆公與陳獻公善而忤獻公

而不悔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三過一失一僇一過事輒發指介劉直忿不思難況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已疾惡太甚不卸愆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眾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訛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眾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踈闊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而好異議不畏疆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

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
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
事乖忤多疑而教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它日復然
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觀其言自攻其短不
舍秋毫可謂君子之學矣以道原之博學強識而其敝
猶若是亦足以知學者之難也夫學也陷而入於蔽患
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并著之
使後學者得監觀焉初凝之忿世不容弃官老於廬山
之下至道原而節愈高蓋亦有激云又自以源出歆向
務追配前人立名於後世故傲睨萬物而潛心於翰墨
仕雖不逢得其所願矣夫人蔡氏亦有賢行生三男義
和叔補材器皆過人和叔以文鳴而補為行不

繼死義仲沈於憂患不倦學猶能力其家一女嫁秀州
司法叅軍孔百祿道原才行之美尚多可傳弗著著之
大者銘曰

會夫所爭烈士所弃顯允劉君去位遂志其清近義其
勇近仁其子守節對于前人劉子矯矯執方惡圓與世
齟齬曰吾道然其在閨庭悅親以孝舉按抱衾室家靜
好上士勤道百世之師四海温公俾民不迷温公補衮
元元本本劉子執簡匪躬蹇蹇温公論政以學為原浚
川積石學深其源温公忽忘劉子典學我為銘詩式告
後覽

黃幾復墓誌銘

吾友幾復諱介南昌黃氏有田西山已數世不知其

所從來父晝以天文經緯言人事時耦如神幾復與其
兄甲皆授學其父試以迎日求五緯法曰先得者傳焉
甲以二日幾復以十日其父曰甲可世家介可為儒而
二子皆以卒業幾復年甚少則有意於六經析理入微
能坐困老師宿學方士大夫未知讀莊老時幾復數為
余言莊周雖名老氏訓傳要為非得莊周後世亦難趨
入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老舜孔子自揚雄不足以知
之予嘗問名消搖游幾復曰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鹽耗
也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
內游於世若是佳體道者能之常恨魏晉已下悞隨向
郭陷莊周為齊物尺鷃與海鵬之二蟲又何知乃能消
搖滄乎其後十年壬戌父以經術師表一其非莊

老不言予戲幾復曰微言可以市矣幾復曰吾安能希
價於咸陽而與稷下尹辯哉熙寧九年乃得同學究出
身調程鄉尉論民事與令不同而直移長樂尉舉廣州
教授嶺南人士承幾復講解章句聞所未聞稍有知名
者改楚州團練推官知四會縣新興民岑探自言有神
下之越俗機鬼相傳數郡推宗焉新州捕得探兄弟妻
子繫沿探欺野人言吾能三呼陷新州城不逞子及老
弱從者以百數至城下言不效皆潰去而新州聲張以
為豪賊挾眾攻城經略使遣將童政捕斬而官軍所遇
新水行商皆殺之亦檄幾復護搶手策應幾復察童政
部曲多不法即自言經略司不隸將下得以土丁捕賊
且言童政所效首級莫非王民斲已瘞之棺剗方娠之

婦一童政之禍百岑探不足云其後皆如幾復所言用
薦者改宣德郎知永新縣幾復仕於嶺南蓋十年故中
朝士大夫多不識知其至京師也言均減二廣丁米事
頗便民諸公將稍用之而幾復死矣蓋元祐三年四月
乙巳娶胡氏四子一男曰槩三女長嫁梅州司理叅軍
王鎮次許嫁番禺王達季尚小幾復孝友忠信可與同
安共危喜言天下奇士曾次隗磊不以細故輕重人蚤
與詩人袁陟游亦工為五言似韋蘇州其客死達調其
棺歛又護其喪歸葬請銘焉達聞義士也尚能保祐其
惇獎銘曰
嗚呼幾復信道以後時見微而不戮啓予手足子歸不
辱西山之封其清所築太史司馬實多外孫文歸有子

其似斯文

陳少張墓誌銘

君諱綱少張字也眉州青衣陳氏曾大父顯忠贈尚書
兵部侍郎大父希世贈職方員外郎父諭職方員外郎
知蜀州及叔父太常少卿希亮兄太子中允庸同年登
進士第眉州號其所居坊曰三俊蜀州官不達乃買田
葉縣而葬于洛師遂為汝州葉縣人君天資明爽奇書
異聞無所不讀銳意舉進士三絀於有司乃歎曰吾為
功名乎今富貴而有功於民垂名不朽者誰耶吾為溫
飽乎田園豈不足哉遂沉浮里中三十餘年築居第重
堂複屋寓意於花竹間居雖富未嘗什一也方開書館
欲聘奇士与游令子弟作佳進士以雪恥不幸死矣享

年五十有四實元祐某年三月初九日初室郭氏天章
閣待制輔之女繼室蒲氏福州閩清縣令遠猶之女六
男子寧之三班奉職寬之完之學進士宰之宜之察之
尚幼兩女子長嫁進士朱箎次在室後九年蒲夫人及
諸子乃克葬君于蜀州之墓次而寬之走陳留乞銘於
予予曩為業尉與君將相好也又與君有連其可不銘
銘曰
赫赫兮計行默默兮心亨白駒兮過隙拱木兮同聲佳
城兮鬱鬱水深兮卜吉谷為陵兮見白日勒予銘兮詔
勿伐

張大中墓誌銘

友張大中父太尉諱元明海豪士

中讀書數千卷其論說古今與君臣之事進有事
於時者之得失至於豪傑而在山林一言一行有繫於
作者之序及文章足以配不之事者皆能講說其
幾千歲間便未嘗涉其流之亦粲然若撫其會子
初得友於汝州葉縣知君不但學問優於人也善其
淵泉操行冰玉為吏於窮鄉而百事裁以繩墨如居四
達之衢吏胥竝文而為姦因憤以售欺君鉤索深隱不
縱毛髮也又善治盜其盜時貸其魁宿作耳目跡盜
之蹤迹而必得以故部中無盜然天資強毅不能以聲
色下人諸公罕能知之薦君於朝者亦十數輩然其人
無國士之度不能極力推挽致君於通津故君以蔭補
右班殿直累官至內殿承制歷監南京左藏庫汝州石

唐鎮揚州三溝巡檢定州沁山都巡檢通遠軍兵馬都
監年四十八以卒初大尉喜論兵舉事風行電擊至君
敦厚儒者左規右矩然不臧否人物飲酒數斗論事益
精明猶有大尉之風大中諱杰宋人初室侍其氏旌德
縣君繼室蔡氏崇仁縣君八男子悲德州脩武令基虜
州舒城主簿圭屋堂塗壘室皆進士四女子長嫁顏昌
崔德孫餘尚幼大中卒以元豐七年九月而葬以其十
二月窆于太尉之域後四年塋基始求乞文碣於墓大
中予少時酒友予數年來以病不奉酒而大中卒未既
陰泫然流涕刻詩宰上詩曰
昔在元豐王師即戎屢奏膚公河洮西東未如蓬將
星小校崇級分功鑄印不給其經共片

千石君在通遠則優為之或啗以利曰吾忍為萬物並
流金石獨止思君凜然猶有生氣躬不受祉將在其孫
子

胡宗元墓誌銘

宗元少孤自力問學年十九以進士薦於其鄉二十有
五再試禮部再利益自刻苦治經術厲操行客游高
安太子中允蔡仲舒其孤立以兄子妻之為闢書館留
與甥息共學旁近士家多就之者已而講授常數十百
人致溫飽以奉之宗元貶衣損食推贏餘以煦其宗待
宗元以炊者甚衆其資樸厚出入里中詞氣自下趨人
之緩急而解其紛號稱長者汜年四十築草堂於高安
之魯公嶺捐十萬錢買官書無所不讀務為汪洋無涯

終日與其徒辯析義理初不經意時事藝松竹灌圃畦
隱約林丘之下蓋二十年疏町稻塍松行竹塢少壯致
力而耆艾見其功始為壽藏於魯公嶺謂諸兒曰吾百
歲後猶安樂此宅也熙寧癸丑里人強起之廼行應詔
宗元丘墓在新喻數世矣故授臨江軍長史而歸歸則
病緩然猶讀書不休頗著詩及它文章以自悼其屈於
時命後六年其子遵道登第仕吉州太和縣主簿以安
阜奉宗元以就養元豐壬戌五月丁亥迄以足痺終焉
壽七十一有息八人四男子也伯曰遵度仲主簿君也
叔曰遵義季曰章女適某郡鄒沂某郡周刊某郡羅彥
臣官學士大夫也有季居室孫二人男格文重慶宗元
知代壽康卿宗元其字也曾六父寂仕江南特為兵曹
大父腆父壽皆不及仕祭夫人以諸子十明年正月丁
酉奉窆窆如治命則以狀來乞銘遵道吾僚也遵度及
諸弟皆力學請銘又應禮乃作銘曰
孤童羸露勇奮厲兮求學與友甚競彊兮義不獨豐燕
宗黨兮温温愉愉柔縣鄉兮牛衣懷壁自貴珎兮老竒
不耦致時命兮鬱鬱壽宮敏松竹兮平生樂只永安宅
兮

劉咸臨墓誌銘

南康劉咸臨有超軼絕群之材諸公許以師匠琢磨可
成君子之器不幸年二十有五而卒以家難故晚未娶
後不立其母兄哭之哀甚將卜葬咸臨于九江之原屬
予為銘予觀其詩刻厲而思深觀其文河漢而無極使

之言道德而要其終法先王而知其統則視古人何遠
哉今若此故作銘以寄哀銘曰
和叔劉氏字曰咸臨京兆萬年而徙高安祖渙凝之棄
令穎陰築屋南康迄至于今春秋八十懷寶陸沈父恕
道原其學知往汗簡百世如指斯掌宦世蹇蹇不祛其
蘊佐司馬公著書補衮咸臨岳岳秀于林臯爰發雷聲
震驚兒曹我予我奪持論不懼其於文章似漢游俠詩
則清奧欲自為家敷而雄鳴如迦陵伽石介守道攘斥
佛老君得其書奉以師保介之道術暴虎救殘百謗而
死危斲其棺君曰可人恐不得然我圖夏屋伐木山積
未支棟楹林火湯熄母曰嗟予子不允劉宗兄曰嗟予
學道不佐人月實難有又下遂刻詩下泉慰獎其志

九江宜松霖而藝之尚評松聲詠予銘詩

李元叔墓誌銘

元叔李氏諱克臣世為長林人元叔父諱某力田治生
以致富饒而使元叔從學同郡人子弟登科冠蓋行道
上嘗有可願之色元叔居大學數年舉進士不効無以
歸報因入粟調歸州秩歸縣主簿而歸未幾丁父憂終
喪遂不復仕母夫人春秋高性剛識明治家有法元叔
承顏養志秋毫下違內友愛二弟厚薄如砥外接士大
夫賢者盡禮來者滿意以緩急叩門者未嘗辭以故也
親近交游仰之以喪葬恃之以昏嫁待之以炊者至不
可數歲凶躬行閭巷飢者與粟疾者與醫拊不祭之骨
至不可數浮屠人為塔廟者資之以落成去家學道者

倚之以除鬚髮至不可數湖南北號曰荊州元叔云經
營鄉學數年乃就不問方來之士延賢者以為師友割
田毛以奉之曰此先人之志也里中少年多知詩書元
叔之力也元叔元資樂易好讀書與人寡怨士大夫蒙
急難之義它日或負之客有道其事元叔則笑則歎後
有謝之與歡如初元符之元夏六月朔旦入侍母夫人
有不忍去之色退而諭家人曰人生或存或亡敬其所
敬愛其所愛則生者可託死者無憾亡者復生存者不
愧矣又常所與往來為酒食以招近者厚往以問遠者
人不知其所謂其壬午過鄉校勸子弟癸未夙興又延
見諸生少焉假寐不時就食諸生乃驚奔告其家家人
至則起坐曰趣具衣衾吾逝矣遂寤弗興享年四十有

七來哭者無不盡哀初娶王氏繼室張氏庭堅嫡母之
女也二子曰道曰邈其弟漢臣以其冬十二月葬元叔
於月光山從先君之兆而來請銘於戎州余於元叔有
連又相好實泣而銘之銘曰

嗚呼元叔有親能子有弟能兄有財能用有友能誠仁
盡枯骨義及孤惇是宜耆老忽其隕傾母哭妻啼以哀
籲天弗貴弗年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其尚信然

李仲良墓誌銘

君諱漢臣仲良字也世為荊州著姓傳其上世嘗有陰
德於其鄉里故久而不衰始君之兄元叔取余張氏姨
母之女因與往來及余以史事得罪遷黔州雖平生親
舊於稠人廣眾中忽有人言黃魯直皆瞠若也而余過

荆州元叔問水陸所從出經理其生資至無不足然後
已余在巴楚間數歲元叔遣使來衣食我留僮僕給使
令恩若兄弟不幸元叔夫婦繼歿此時未識仲良也竊
念流落無歸時失李氏之助也其後仲良修故事不減
元叔時及余慕恩東歸見仲良於荊州魁梧長者也與
之游久而益可喜余病荊州仲良三年一作來問疾不懈
別去數日聞訃凡余與其友游莫不哀也仲良初試太
學求科舉不遂乃游馳馬都尉曹詩門用公主特恩補
郊社齋郎調漢陽尉獲湖中盜數十人或曰此可市美
官君曰吾寧殺人以為利耶卒核實本爭漁鬪死爾再
謂上饒尉中其舍人姚勗謫守信州民有訟水累年不
直者姚其君准之君曰一姓專利而饒

十家豈賢守意我姚其怒而終愛之遂薦授理察令
大夫人春秋高不行無四十有七卒以建中靖國元年
十月甲寅其兆在當陽縣之月光山望其先人而不同
域葬以崇寧元年正月之乙酉娶劉氏生一男二女男
曰遜女皆未嫁其弟晉其請予銘庭堅曰仲良遊不廣
仕不達故可傳者少然游擇人仕擇義亦可以銘銘曰
嗟乎仲良其才可以顯頌於世其義可以長雄於鄉
不展不熾一作奄忽就水我銘送之尚閩陵谷

楊寬之墓誌銘

公諱恕字寬之本河東人遠祖某唐末見中原亂甚將
數子官于蜀因求便利田宅居之一人家于普州一人
家于梓州一人家于資州三族皆以衣冠傳其舊業有

諱某者以儒學有聞於蜀王氏欲官之不可遂隱約銀
山隱當時以為處士之秀處士生繼安繼安生仲明仲
明生翺翺若之父也君為童兒日誦千言師以為不煩
我同舍生皆為不及稍長酷愛春秋左氏暇則繞楹誦
之同舍生試取木窻間按之自初至終不繆一字有王
由先生者砥礪名節以教鄉閭之子弟來學者必考其
素至君來欣然受之曰此諸生之表也君於書無所不
觀聞人間所未見書必購取之論學取友是是非非終
不以寒微貴勢奪其名實其與人言行有操治家理財
皆有繩墨者父趨庭親年已八十餘奉養能致其樂忽
聖年春正月不幸以疾卒於牖下享年六十有奇
矣親友問焉則曰死生之說我自知願大人春

子棄寢門而去此為無窮之恨娶黃氏有子曰中師中
師之子曰縮縮以曾大父之命來告曰寬之克家子不
幸而死中師有疾不能將命敢使縮以進士馮儀狀乞
銘重言十九使此子不隨世廢滅實有望於門下問其
親黨曰寬之誠善士馮君之言不安則許銘之縮大父
卜以元符元年冬十二月壬午葬於內江縣安養鄉西
南山之下從曾大母黃夫人之兆日迫矣銘不可緩則
敘而銘之銘曰

我行三巴林谷菁深僵臥絕壑榭榭十尋匠人營國一
購百金獨閱歲月異材陸沉用君之能樂不富貴以遠
不收可笑而喟樗櫟犧象又何足類內江東流其山頽
頽其栢其松其檉其椴從母安宅以慰孝思

張子履墓誌銘

外兄張子履沒後十年當元符之己卯其子協奉其母
史氏夫人之命以四月癸酉葬于履於蜀嚴道而來請
銘曰先君和易得於自然敬畏則有家法從事二十餘
年不出州縣未嘗感嗟年五十九病在果州顧言曰吾
平生力行所聞未嘗遇知己我死汝求立言之君子銘
吾墓吾不朽矣敢以銘謂於舅氏其謝不能而不聽則
為銘曰張氏本河南族姓唐末避亂而家成都成都亂
甚乃家于嚴道今四世矣家故饒財而好施歲真布褐
百稱以給老貧行之不倦施而不報以救世有諱閭者
一舉進士第前此雅州未有進士鄉里以為榮觀予官
太常少卿贈其公奉尚書工部侍郎君諱祺子履字也

侍郎之孫少卿之子少卿蓋三聖曰胥氏述封仙居縣
君曰錢氏追封仙源縣君曰黃氏封長壽縣君君胥氏
出也仙源愛其愿且死盼君不忍訣長壽未嘗許諸子
迎侍而君官果州請之而行可以觀其孝矣初為邛州
火井尉時少卿知韶州歎曰人乃奈何遠出親側乃割
俸之半以奉韶州曰極知無益且脩子職在火井時甲
寅乙卯邛州大饑君卹窮民以數萬茶場典吏以自盜
繫獄君嘗諉此吏請圭田未入或曰此吏有善馬可取
償君曰人方急難取是於我何有既而官沒其家資君
不悔也進士吳時邑子也君禮之超然異於諸生已而
時再登第有能聲士以此多之火井四考父老至今稱
其廉其為嘉州司理參軍凡獄有法重於情法難明必

奏讞侍御史周尹出按屬部君上便宜六事尹歎其材
會尹入奏未達京師而補外不果以聞其後以錄事叅
軍佐簡州果州復於私而戾於法必就法戾於法而硬
於民必予民平生未嘗以書于上官上官亦罕知之時
時作歌詩文章以自見和而不流怨而不怒者也君亦
三娶初娶史氏尚書屯田郎中安世之女再娶黃氏處
士黷之女又娶史氏忠州司法叅軍襄之女子曰協長
壽君於某為姑處士之女於某為從妹長壽春秋高而
康強史夫人博學而能文恩親當銘况行治可紀耶其
詩曰
年運而氣剛不剗其方仕蹇而心亨不汙其清有韞
不發以文自揭老萊之婦能誄其夫之死靡它詩禮
其孤龍門之丘在漢嚴道從先人居式追其孝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一十三

新章黃先生文集卷一十三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四

黃庭堅曾直

碑銘碣十五首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全州盤石廟碑

南園遺翁康君墓誌銘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黃龍心禪師塔銘

福昌信禪師塔銘

園明大師塔銘

法安大師塔銘

智悟大師塔銘

非熊墓銘

叔父和叔墓碣

蒲仲輿墓碣

宋粹父墓碣

徐長孺墓碣

章明揚墓碣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代李尚書作

魏公諱瓘字用之三司使尚書禮部侍郎贈太尉諱羽
之次子贈兵部尚書諱遂之孫贈禮部尚書諱昌之曾
孫 章聖皇帝以太尉任計臣十有八年有勞擢試公
以吏事公幼少以風力聞更中外任使其治威嚴請老
去位家居教子弟以所聞壽七十有一以禮始終子續
等十有一人奉公之喪葬於壽春以公初室下蔡縣君

繼室新安縣君兩刁氏附焉翰林侍讀學士張瓌唐公
既銘其墓吳興陳舜俞令舉又狀公躬行吏考告於大
史氏其後若干年公子綸以材擢守吉州思似其先人
請作歌詩刻于墓隧謹按公之世出授氏於畢萬由澤
充州刺史衡以來三十九傳至公名士望入不絕史公
能不贊引之宜有金石勒無憾某兩娶司農卿諱琰之
女司農於公母弟也惟公立朝蒙天子識按吏守十二
州五將使節事實皆可紀士大夫多傳之故以姁亞道
公之美而無嫌其詩曰

維鉅厥侯絲萬有魏昭獻柏簡功利長世文武開國
師用賢智有興鄭公正觀同功暮作司徒繩其祖風
胡服變夏衣冠南齊太尉初筮起歛發源陪臣仕主

有庸有勲公守校書未冠試吏開封倉曹初無避畏
象魏燒燈瘁嗟視成內侍少公僚事擅征公以書聞
論罪請懲詔取付吏府中大驚公守循州不夷拊之
除用人七俾調養之士不殺麥令無賦之恤刑邑桂
世遂領轉輸男女質浸蠶戶口租計免請糴夷夏以蘇
淮蔡江湖大河南北無有遠邇愛民郵國少常金魚
持節番禺吏宴姑息民媮浦魚鰓海漸城實墉作渚
工十一萬公私告懼人言無戎公遂奏功遷諫大夫
猶以誚公蠻掠五管盡銳廣府汲者費戶五旬不去
廣人堅壁用奇走賊謗者斂衽天子歎息侍郎工曹
學士集賢還公廣州予兵五千公訓其食佐王貔虎
望公旌旗兒得父母逃逋四歸稟給俸楚都史封冢

道無僵尸公作京尹巨室子弟以家史史不

察獄色詞取諸懷及其機秘隙不容風有嬰其也

齒牙為猾飛語上聞故越待察訖無秋毫奉公如家

天子休之寵賜勞嗟議塞商胡道河六塔是非分廷

詔公閱實歸報不可十用初謀捐二百萬商胡北流

致師蠻荆公議撫納王師禦戎不交曲直奮其武功

禽獸彌之終以公策迺子順來廣府任土荔子蔗霜

餘歸執政脩用歲常有凶史沆告公包賄詔使按劾

以凶即罪荆州澶滑進官吏部為開南陽持節安撫

歸節請老杖藜角巾婆娑壽陽教子弄孫八公巖上

淮水繞宅風聲鶴唳燕御賓客既壽而藏可思不忘

脫身風波委蛻於公之宴私左右書詩温恭好賢

白首不衰庖丁之刀遇事恢七餘地不試則有偶奇
嗚呼鉅廉誰之不如同功一體多執事樞公窺其處
曾不容車印章累七天奪鬼瞰啓予手足公則無憾
楚望霍丘其陰維淮作公寢宮無有壞墮墓門有詩
來者詔之在予後之久其有能子亦有能孫聿脩其
似之

全州盤石廟碑

盤石廟者在州之西乃故全州侯王侯廟也王侯故
魏城人而家州封諱世行字祖道自將得知已晚
用不盡其才而威惠著於清湘者治平初天子勵精
聽斷立考課公進退州郡文武吏於是全久不治湖南
安撫使六月

奏三終分一使王某嘗任全州都巡檢
高反邕管其真歸師將州而北掠以獠衆壓全境
吏民皆欲空壁出走某謂民城守提兵阨灌陽亦會官
軍破賊民至今以為老幼不失業王某之功願擢守全
州天子從之欲除其所惡無動入耳目事而州以大治流
白順民之欲除其事邑居野處皆不畏吏問其父老王侯
逋四歸樂生此事邑居野處皆不畏吏問其父老王侯
之善政云何對曰前時公尉以十數率為白望漁奪於
市又以十數率為河巡脅取行商權賣三渡資民或終
日不得往來開內外官邸禁民無得私舍盡奪鋪戶鹽
以私牙吏歲調民之封貴連賀取魚苗畜之官池又採
磁竹箭簞以應使索之求吾侯以律令從事積年之弊

一日蠲除我知此而問其士大夫對曰吾侯為邦勤民不倦而其僚奉職亦已無瑕而其吏畏賊治夫子廟興民學表孝子廬興民行治軍有犯無隱聽訟立決無留侯之子獻可登進士第民持酒相慶曰吾父宜有子也及侯卒於位民罷市相弔曰天奪吾父乎初民欲為生祠而侯不聽歿而民作廟于西盤石寺隅臨官道歲十八祠之由是而觀王侯誠良吏其享民丞嘗也宜全之士民欲刻石頌侯功德且願薦之聲歌使子孫報事不忘久不得其所託後二十餘年獻可以材擢西作坊使知瀘州乃遣吏走黔中道全民之意噫循吏之無稱久矣故樂道王侯之政使來者有所矜式又為詩遺全民以王侯記并刻之

今以子贈左中散大夫王侯為吏所至多可稱述亦著其所以有廟於清湘者其詞曰

清湘齋法方上盤石作侯寢廟方宮室丹碧事侯如生方不以金帛丘在合山方侯安此宅全山之下方松栢蒼蒼至于雲來方日遠日忘我民奉侯方歲歲烝嘗羔豚孔時方魚有鯉魴黃甘綠橘方薦清酒鼓坎坎吹參差侯愛我民方乃下享之風為舟方雲為馬嬉于川方獵于野千秋萬歲方無棄此邦為來者師方我民受嘏

南園適翁廖君墓誌銘

庭堅以罪放黔中三年又避親嫌遷置于戎州未至而訪其士夫夫之賢者有告者曰王默復之廖及成叟其

人也問復之之賢曰復之學問文章為後進師表褒善
貶惡人畏愛之激濁揚清常傾一坐鄉人之為不善者
必悔曰豈可使復之聞之間成叟之賢曰事父母孝敬
有古人所難遂於經術善以所長開導人子弟以為師
保能以財發其義四方之遊士以為依歸竊自喜曰雖
投棄齋厨而得兩賢與之游可無恨至戎州而訪之則
二士皆捐館舍矣未嘗不大息也會成叟之子鐸以進
士王全狀其先人言行來乞銘遂敘而銘之敘曰維廖
氏得姓于周至唐乃有顯者唐末有仕於魏為不能歸
留為蜀人至遯翁五世矣大父君諱翰辭不受父祖田
宅以業其兄而自治生因為戎州著姓生二子曰璆曰
珠璆有文行而不得行仁琮以奉議郎使仕恩定承議郎

璆璉至宣德郎璆有子曰及是謂遯翁遯翁天資魁
梧性重遲不為戲長而刻意問學治春秋三傳於聖人
之意有所發明不以世不尚而奪其業元祐初乃舉進
士至禮部有司罷之而不愠也居父喪卒哭而哀不衰
猶有思慕之意奉其母夫人溫清定省能用曲禮使其
親安焉士有負公租將就杖者遯翁持金至庭曰願以
此輸逋錢免廢一士有司義而從之土俗病者必殺牛
祭非其鬼遯翁嘗病親黨皆請從俗禱焉遯翁曰不愧
於天吾病將已天且劓之於禱何益望中嘗薦士應經
明行修詔者上下皆以為可遯翁獨不可既而不求薦
識者以為然年四十遂築南園曰吾期終於此遯於人
而全於天不亦可乎則自號南園遯翁幽居獨樂非其

所好姻家鄰室不覲也如是數年年四十有五而卒復
之哭之曰天奪我成叟吾衰矣娶河內于氏生三男二
女男則鐸次構次桐長女適進士李武次在室鐸以元
符元年十有一月壬申塋遯翁於夔道縣之錦屏山於
是母夫人年七十三除喪而哭之哀曰諸子孫事我豈
不夙夜亡者之能養不可得已嗚呼可謂孝子矣銘曰
嗚呼遯翁遯於人乃其不逢全於天乃其不窮初若
泛也考於仁而同中若隘也考於義而通卒而不病
於孝藹然有古人之風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維史氏遠有世序自唐尚書吏部侍郎嚴從信宗人蜀

生德言為山南東道觀察使因不能歸山南於眉山

生光庭孟氏時試大理評事知應靈縣應靈至善

州軍事推官嘉州生德言見蜀之亂遂不出仕號江陽

君江陽生回能詩自號知非子知非生宗簡名能

善料事自號天和子天和子實生詩老詩老諱扶

正少則篤學能詩紹知非之業以貧干試於眉州又干

試於開封府皆見絀乃游瀘州杜門讀書士大夫之

多委束脩于門遂老於瀘州妻子或褐不足君熙然

曰會當有足時自守挺然不妄取與有挾勢利而求交

者雖鄰不覲也其見刺史縣令鞠躬如也未嘗有私謁

既晚莫不及仕進閑居無一日廢書尤刻意於詩登臨

樽酒率嘗吐佳句壓其坐人故士君子推之曰詩老云

天人楊氏生二子銳鎮一女嫁進士王庸繼室杜氏生

四子鑄銅鎬銓君卒以紹聖三年四月某甲子享年若干葬以元符二年正月癸亥其兆在廬川之上白方之原自天和而上皆葬眉山而葬廬川自若始鎮有文行廬川學者宗之竭力大事而來請銘遂銘之銘曰
人皆汲汲仰掇俯拾商財計級脅肩求入君獨徐徐書耕筆鋤我躬則臞我心則腴緼袍後禿藜藿不肉哦詩滿屋金革匏竹瀘川洋洋樅栝其岡勒銘詔藏尚其嗣之昌

黃龍心禪師塔銘

即諱祖心黃龍惠南禪師之嫡子見性諦當入道穩實深入南公之室許以法器為之道地雲峯文悅發之脫略窠臼游戲三昧翠巖印直與之任持黃龍拙有二年

遷居菴頭二十餘年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一
沒葬骨石於南公塔之東住世七十有六年坐五十五
五夏賜紫衣親賢徐王之請也號寶覺大師駙馬都尉
王誥之請也初南雄州始興縣鄔鄔氏子為儒生有
聲年十之四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忽復見物乃往依
山寺僧惠全全名之曰祖心云明年與試經業師獨
此業詩奇之遂以合格問雖在僧次常勤俗學衆中
其多能久之繼住受業寺不奉戒律且違橫逆乃棄去
來入叢林初謁雲峯雲峯孤硬難入見師慰誨接納師
乃決志歸依朝夕二載終不契機告悅將去悅曰必往
依苗藥南禪師師居黃藥四年雖深信此事而不大發
明又辭而上雲峯會悅謝世於是就止石霜無所參決

因閱傳燈至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曰一莖而
室斜僧云不會多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
師歸禮黃藥方展坐具南公曰汝入吾室矣師亦踊躍
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
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
見自了吾則埋沒汝也師從容游泳陸沈於衆時往諮
夾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安用許多工夫師
曰不然但有纖介疑在不到無學如何得七縱八橫天
迴地轉南公肯之已而往謁翠巖翠巖既刻諸方諸方
號為真點齊見師即云禪客從黃藥師先復來未見有
地頭者南公嶺南了却地頭汝能了却地頭不孤負汝
南公之二年翠巖沒後師歸黃藥南公分坐於後

及南公遷住黃龍師往就勸講學蓋月能以一
切文字入禪悅之味同列或指笑師下喬木入幽谷者
師聞之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
宗百川中以小疾求醫章江院轉運判官夏倚公立雅
意禪宗見揚傑次公而問黃龍之道恨未即見次公曰
有心首座在章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聞之亟
至章江見師在僧堂後持經問曰非心公耶對曰是揖
坐而歎曰達磨一宗將掃地矣因劇談道妙至會萬物
為自己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有犬臥香案下師以厭尺
擊香案曰犬有情即去香案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
得成一體公立不能答師曰才入思惟便成刺法何曾
會物為已公立於是參叩鄭重南公入滅僧俗請師繼

坐道場化俗談真規疊矩四方歸仰初不減南公時然
師雅尚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
而學者益親謝景温師直守潭州虛大瀉以致師三辭
不往又屬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起師器資請所
以下應長沙之意師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馬祖
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義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
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謂之人天師今則不然掛名
言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五百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為
也器資以此言反命師直由是致書願得一死不敢以
住持相屈師遂至長沙蓋於四方公卿意合則千里應
之不合則數舍亦不往其於接納潔已以進無不攝受
客下匪人不保其性至於本色道人參承諮決鑪鑪鉗

格嚴切妙察故其所得法子冠絕四海雖極遠內外亦
指人其要雖直以見性為宗而隨方啓迪故撫內外書
之要指徵詰開示使人因所服習克已自觀悟則同歸
歸則無教諸方豈師不當以外書糝佛說師曰若不
性則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為禪密
語南公道貌德威極難親耐雖老於叢林者見之不
師之造前意甚閑暇終日笑語師資相忘四十年間
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甚衆惟其善巧無方普慈一切
人未見之或生慢疑謔承顏接辭無不服膺庭堅足
記前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窅堵實深安仰之
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其詳則見於師之嫡子惟清碑
所撰行狀銘曰風承記前一作嘗承風記

鹿野孤園衆千二百空寂而住時至乞食法王啓
二界為家皆是吾子實無等差宴坐經行無資生
病而須乳侍者行乞泐潭百丈住成法席國不入
禪不入國末法住持以食為宗王官作牧驅羊西
師嘗一出歲行十二鍾魚轟轟如垢不韻脫格以
淒淒林丘龍蛇混居雷藏電收抱道在勞不誰不
及其夜驚萬物時兩師之於道日行不空譽日之
勞而少功

福昌信禪師塔銘

禪師名知信出於福州閩縣蕭氏蕭氏以捕魚為生師
幼則根慧觸事跡通無憂恚疑懼撫會而言或非里中
語隨父兄在江濱師從網中業所得魚以之必兄為具

業年十三乞身長親去家為釋子奉持頭陀甚苦山竹
夜逢虎師視之曰使我得此如米也作世間眼者當不
害我虎因背去年二十有六乃誦經應格得僧服平居
與衆勞侶共一手作衆作少休師則問道常有禪老
記師嘗為法幢蓋所游非一師最後入夾山遵之室遵
雲門偃之曾孫舍光匿跡如愚似鄙惟叢林中行甚深
智者可知耳師之入室不陟階漸如石投水如箭鋒相
直如即印泐其深禪妙句自有錄余嘗書其後云維福
昌信老峭立萬仞壁於夾山影中印全提般若考也師
之接人不為驚濤險崖閉鎖間距然非相應者終不得
其門而入今其書其在可考而知也在又山任直歲與
座餘十年藪杉松滿山水陸不耕者皆為田住福昌寺

二十一年其初草衣木食寢飯破屣數問於今廣廈
知寒暑齋供數百人師隨事莊嚴不懈如一日或勸
妄用苦色身以徇事緣宴居養道可矣師曰一切聖
出生入死成就無邊衆生行願不滿不名滿足菩提
之密行不愧斯言云元祐二年閏十二月以酉不升
庚戌湯浴更衣辛亥臥疾照曰蚤晚曰正午矣起坐
逝閱世五十九夏坐三十三以其月庚申道俗門人
百葬師於福昌善禪師塔之左江陵居士劉堉以狀
請曰禪師道眼清淨戒地堅密願得石文以告永者
為銘曰

萬物泯泯默默與衆作息誰其信之
迹具此眼者百世同轍稱性之印印空成文

林泉市廛有子有孫大行三薰骨亦不朽
千萬年後

圓明大師塔銘

大師號無演出於天彭張氏幼童英烈不甘處俗年十
五弃家事承天院寶梵大師昭符七記之曰此子它日
法中龍象也年二十以誦經落髮受首楞嚴經於繼舒
舒沒卒業於惟鳳文昭受圓覺經肇論於省身受華嚴
法界觀起信論於疏顏受唯識百法論於延慶凡此諸
師皆聲名籍上師必妙得其家風然後已又從諸儒講
學於書無所不觀於文無所不能至於曲塾學則無所
不妙解清獻趙公始請師登法席師於楞嚴了義指掌
極談席下道俗如飲醇酒無不心醉如肉貫串處上同

其義味蓋於此一經心融形釋出入內外篇籍風行雷
擊無不如意又嘗問道於禪師惟迪惟勝師默然心許
曰此自在吾術內矣又作大志觀世音化相宇以崇闢
極天下之端工琢材二十餘年乃成人以為莊嚴之冠
不知師之遊戲也中年喜葛洪內篇延異人諸士將以
丹石伏物皆為黃金或取其金而畔去師不悔不怒它
日遇之禮之如初此可以觀其德也寶梵既沒二親
又耆期去世乃謀南游曰吾聞南方大士有若禪心有
若克文有若善本皆命世亞聖之人也不可不行觀道
焉元符三年五月道出戎州始興之卓乎禪哉其非凡
器也是歲四月甲辰憩渝州覺林瑞院不疾而示化僧
臘二十有七其法自口傳曰願曰修曰印曰本曰

韻以其年十月丙午奉師遺骨藏於寶光師塔之西而

米乞銘銘曰

蛻蟬于東歸骨于西皆我法界不憾不疑諸子矯上
不尚有造其能似之

法安大師塔銘

禪師號法安出於臨川許氏幼謝父母師事承天長老
泉閑年二十誦經通授僧服則無守家傳鉢之心求師
問道不見山川寒暑初依止雪竇重顯上沒則依天衣
義懷雖蒙天衣印可猶栖法席數年同參皆推上之法
雲禪師法秀尤与之友嬉經論入微為同業參玄人不
二為同門故也辭天衣又探贖鉤深靡不經歷年三十
有七歸在臨川初受請住黃山之如意院破屋壞垣無

以風雨師住十年大夏崇成僧至如歸乃謝去下江漢
杭二湖上天台四明沂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
失言亦未

寧之延恩等延恩父子傳器貧不能守之初
以為十方始至草屋數椽敗牀不費師處之超然縣尹
裴士章欲糺合豪右為師一新之師曰檀法本以度人
今不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裴以師苦曰因
止不為師亦住十年比安眾之地冬煖而夏涼鍾魚而
粥鍾魚而馬以元豐甲子歲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
後料簡商略為聚如共住僧數人與其一則示微疾
某八月午未終于寢室閱世六十有一年坐四十一
一寺觀燈塔後溪山距寺百步師平

教勸人

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師之居延恩人視之不堪其憂於
是法雲秀常有衆千數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
其威光可以為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以書招師云云
師發書一笑而已予舊聞禪師為有道而陸沈者每歎
息其無傳晚得友道人惟清清之言曰我初發心實在
延恩安公告戒策勵如父母師友中心以謂凡住山者
法如是爾及游諸方罕遇如安公者以是提耳之誨不
忘於心若安公名稱利養實不能與天下衲師爭衡然
此自不滿安公之一笑公可作石置安公道場使來者
知住山規矩當如是於是追跡行李摠其化緣起滅如
此而繫之以詞詞曰

三際十方心田一契威音以來諸佛所印其中種子

皆本來法東西相付唯證乃知證得祖契如是而住
為萬物王是故無諍若有造作無印之契妄認界畔
如空如海維此契心有無根樹問其所在則伏冒佃
由初不知自本自根懷藏偽契筭其丘角一九非九
謂傳密記目盲為幻醫窮子眼披如來衣作大妄語
見地不真與萬物訟見境崢嶸故多諍論土牛耕石
終不得稻堂堂安公是大田主絕學無為終日修行
出入生死無作無造法住法位無有爭地布慈悲雲
雨一味法飛蝗蔽天赤旱千里而我境界萬物有年
鑿井耕田不荷帝力安公法爾一切亦爾安公道場
來者敬禮

智悟大師塔銘

聖壽禪院僧明教大師慧表寶月大師慧雲狀其師懷
謹行業始終求乞銘予聞謹游王公戚里四十年委金
帛如山未嘗留一錢褚中度門人百八十有二禮其勤
舊而敬養其罷不能內外無間言其趣操類賢士大夫
是宜銘故叙而銘之謹賈姓開封民家母劉氏方娘夢
猶干出青囊中占曰干出於囊萬夫之望兒不為家人
子去家而有光及謹生而骨相與問里兒異九歲依普
明道者歸恭出家經梵禪律無所不學落髮而左右普
明於緣事盡心力不受一毫普明沒即以謹知院事謹
於經行輒作佛事皆赫赫成就治平中普明所作僧伽
浮圖壞謹力新之至於躬土木之功未嘗過人之門聞
者傾施其半縣官住之闕二歲而崇成繚以周廊複屋

十倍其初費萬萬計於是詔廢印經院以經板十六萬畀謹刻印賜之凡謹賜服號名及它錫予皆以行業聞不錄錄因人也僧夏五十有九住持二十有八年如出一日生以大中祥符辛亥九月丁酉沒以元豐乙丑十月戊寅而葬以其十一月庚申其浮圖在祥符縣樊村之崇臺云表有謀略處煩而知務雲佐謹夙有力謹沒衆皆推院事莫敢承曰非表則雲而表與雲又孫辟相先以是益知謹之賢銘曰

維智悟祥於天為法器不家傳謝斯文以游刃維德機與事會勞而不伐丘山其成之下仞其有綰載而歸之以躬為律杖履其信之孔欣孔時垂寡者順之以彼易此士夫或吝之有似有續我銘以洵之

非熊墓銘

非熊豫章黃氏仲熊其名非熊其字也先大夫之幼子以至和歲乙未月乙酉日丙申時辛卯生於臨菑先大夫以歲月日時參伍以歷象為吉祥以為門口所寄兒時黧黑膂肥甚可念先大夫捐館舍於康州非熊方四歲為其幼孤太夫人不忍以嚴治之故非熊知學最晚然性資豪舉落筆成文不肯為人於儒生藝事無所不學雖不造微要旨略能也家貧嫁四女弟以故兄弟例婚晚伯氏元明賣大父時出為非熊收舒城趙氏婚禮成而非熊不說竟棄去由是頗浮沈於酒中亦自恃其命曰我生日在甲辰在卯歲庚午天地合我終富貴得意婚大家於是自強屏酒不游刻苦琢磨欲以恠奇

鈞致祿仕久之宗室汝州防禦使冲爰聞其家世欲以
女予之而非熊不幸病死矣得年三十有六有街不祛
此日者誤之也嗚呼非熊欲仕而不耦雖婚而無後孤
先大夫之心予兄弟執其咎無所歸怨糾其不壽

叔父和叔墓碣

黃氏自婺州來者諱瞻以策干江南李氏不用用為著
作佐郎知分寧縣分寧吳楚地犬牙相入處也著作為
縣使兩地民不得相侵陵水旱相移食故湖南馬氏亦
授以兵馬副使將楚兵者二十年其後吳楚政益衰著
作乃去官游湖湘間久之念山川重深可以辟世無若
分寧者遂將家居焉而葬於白上著作生元吉豪傑士
也買田聚書長雉一縣始宅於脩溪之上而葬於馬鞍

山馬鞍君生中理贈光祿卿光祿始築書館於櫻桃洞
芝臺兩館游士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故諸子多以學問
文章知名黃氏於斯為盛而葬於雙井光祿生茂宗字
昌裔昌裔高材篤行為書館游士之師子弟文學淵源
皆出於昌裔祥符中國學試進士以木鐸賦有司以王
交為第一而黜昌裔昌裔抱屈歸次尉氏遇翰林學士
胥公偃見昌裔賦大驚與俱還以昌裔賦示考試官曰
使舉子能為此賦何以處之皆曰王交不得為第一矣
胥則以實告諸公相顧絕歎考校時實不見因懷賦上
殿有詔持收試及試禮部叅知政事趙公安仁翰林學
士劉公筠擢昌裔在十人中登科授崇信軍節度判官
流落不耦卒餘杭而葬於雲岩潭上崇信生育是為和

叔和叔為兒童時伯氏長善將諸兒出教天驟雨長善問諸兒日在而雨落翁與媪相撲此何等語和叔率爾對曰陰陽不諧耳長善大喜田命策和叔馬先諸兒和叔博記覽為文辭立成性真率論事無所迴避稱獎子弟文行如出於己嘗試於有司不利因不復出力田治生守先人之業獨至今其平居田間亦未嘗廢書雖不光顯能世家矣享年五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娶游氏子男四人曰公麟曰公虞曰公驥皆為進士曰仲愈早卒女二人適建昌錄事參軍余宏進士復菡和叔卒於熙寧二年八月而葬以其十二月先于脩口之原元祐八年十二月諸子乃克礱石碣於墓上庭堅實泣叙始終而為碣係之以詩詩曰

家有藏書使人多聞先人之澤束手不温嗚呼和叔白首方冊泉涌於筆不疲於吃萬金之產一子傾之前無以高之後無以承之嗚呼和叔司田以迹我耜我耨以燕孫息脩水澆沅源若甕口達于江漢不閉其父嗚呼和叔松楸在壘澤爾本根茂于子孫

蒲冲興墓碣

府君諱遠猶字仲興本河中寶鼎人在唐為仕家從僖宗幸蜀而失其官遂為成都民故曾大父勲大父裕父亮皆老于田府君少而能賦與文弟幼芝俱有聲於劍南幼芝嫁成都張俞學問文章與其夫抗衡而府君亦登慶曆六年進士第中州士大夫聞蒲君與女弟並時有文以比前世班固馬融翕然稱慕之府君詞賦甚嚴

學詩易太玄皆從蜀之大儒講授有師法命奇不耦為
 綿竹尉移集州梓州司理繼丁內艱皆不行服除父之
 不出益自刻苦於文學不以不逢故對而沉浮田里間
 也父老期以遠大後數年乃勸之就調河南尉薦為臨
 晉令移開清令病緩不能拜移疾去而沉舟於長風沙
 幾死旅次齊安蕪春蓋二十餘年有田不能百石遂以
 耄老亦可以知其寡求而易足也有文十帙藏于家生
 於大中祥符之辛亥歲沒以元祐之壬申年夫人張氏
 尚書駕部郎中和之之女前府君三年卒葬蕪春南之
 瀆山下二男曰穆曰稷二女嫁眉山陳綱河南王蒙亨
 前一歲為石誌曰人謂我不逢我豈不自知生不病
 寒憊年八十亦乾坤中一幸也

宋粹父墓碣

穆等跪奉治命以明年正月二十一日舉府君之柩
 於張夫人之丘又乞文於其友黃庭堅碣於墓次俾來
 世勿剪其松柏焉

宋粹父歿後二十有四年其子澤乃克。子兼吾友陳
 祐純益實為之銘澤與其黨謀曰先人。可明而表晦既
 得陳先生銘諸幽又得吾舅氏文碣於墓。其可以無悔
 乃來乞文謹按宋氏管城人有諱曰者為翰林學士承
 旨吏部尚書贈太尉謚文安公者君之曾大父也以文
 章顯於時其後儒學稍衰至君天資朴茂。失皇考虞
 部君居喪治葬故有成人之風人曰文安。其有後乎安
 貧養母不治生業篤於詩書或顛倒冠裳。性淡於

流俗而追古八與之游或見笑於閭巷而長者稱之伯父光祿君欲仕以官君不受而推其兄疏心而舉鄭州進士第一享年三十一不及仕而卒夫人曰張氏生一男子澤也張夫人與余皆戶部尚書李公擇之甥故澤謂余舅也余少與龍城王達夫該海春洪德父民師李安詩摠及粹父游皆外兄弟也其人皆有操行藝文於余有切磋之益今皆弃余而死矣而余白首落蠻夷中衰棄不復能文喜澤之能持門戶為其氏故與礪文右諱班粹父字也其文曰

荷嗟宋子柔而不廢重而不伎不細不燥其義惟其閑閑是其相問上可及也猶有銀烏相上不可及也子不夜焉

徐長孺墓碣

徐長孺姑蘇孝友文與之士也幼少刻苦讀書多見於聞不肯下首作當時進士語故數不利於有司乃刻意作詩得張籍句法及江南高士劉渙疑之之女亦有賢行熙寧初與夫人歸寧于南康不幸病卒于婦氏年四十矣有兒曰武才數歲劉夫人念兒幼未可歸乃旅殯于南康之僧舍後十五年武始能扶其柩歸于六合是時君母彭城太君劉氏春秋高莫敢議窀穸事崇寧二年彭城既合葬于金紫之塋劉夫人及武乃亦葬君其縣之馬鞍山君諱彥伯長孺字也父諱執中尚書屯田郎中以季之戶部侍郎彥孚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初室龍圖閣上且學士鄭公向之女繼室尚書職方郎中劉

公立言之。長孺鄭出也。戶部劉出也。使武能立長孺。門戶以葬。然者皆戶部之志也。於是武以戶部任為永。州司法參軍。武有二子曰望曰說。孩童而機敏。劉夫人。耆老康強。乃謀曰。汝先人不可以不銘。故使來乞銘。而。碣諸墓。則以叔而銘之。謹按徐氏初非姑蘇人。唐末避亂。去欽門而宅于揚州之六合者。既數世矣。而金紫遷姑。蘇雖田宅在。姑蘇猶反葬于六合云。銘曰。

生故之艱。不可忍言。無祿無年。有齒下泉。其子其孫。尚迪有造。刻詩墓門。俾來有考。

章寧縣石觀

章寧縣石觀。與余所居雙井。阻一溪。余在州。并明揚。亦與余所居雙井。刻飲。

夜醉驅馬涉溪而歸。未嘗見其。變色也。余家有急難。明揚未嘗不竭蹶而趨事。且。而事皆辦。鄉有闕。者明揚必揚臂於其間。排難解紛。使皆意滿。謝不直。而去。余嘗與鄉長者評其人。似長安大俠。高陽酒徒。顧天下安平。詭譎。恠之士。虛老田。亦無足恠也。元符之元。夏六月。明揚之子如壘。以書告我州。來告明揚死矣。且曰。將死謂如壘。以余之死。累共與魯直。余為之出涕。而為文碣其墓。其文曰。

鄙夫舌反平地。蹇嶮明揚坦坦。鄙夫嗟咨。戚老羞卑。明揚熙熙。鄙夫乾沒。刮利次器。明揚安拙。鄙夫在堂。校短量長。明揚一觴。醉不憤。則簡不廢。弛稽古不售。教子雪恥。四十蓋棺。人謂之如。吾謂之長。彼意耆老。

人謂之壽吾謂之殤夫人其以羞其蘋藻如堦如筮
尚克有造石觀之峨松竹造天卜宮其洄洄何千萬
年

豫章先生文集第二十四

豫章黃先生文集第二十五

黃庭堅魯直

題跋

跋宋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題太公丹書後
題白兆山詩後

跋七佛偈

跋虔州學記遺吳子成

題樂府木蘭詩後
題白崖詩後

跋自書所為香詩後
書和秋懷王詩後

題自書卷後
題東坡書道術後

跋東坡所作馬券
跋相鶴經

跋陷蕃王太尉家書

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書藥詔遺族弟友諒

跋王荆公惠李伯瞻錢帖

題牧護歌後

跋雙林心王銘

書問政先生誥後

跋張龍閣家問

跋秦氏所置法帖

辨菴字

跋亡弟嗣功列子冊

書贈宗室景通

書吳無至筆

書侍其瑛筆

書贈俞清老

書鑲磯

書許扇

書小

題練光手

書贈

書

書壺中

跋 仁宗皇帝賜王太后手書

大同王侍中力戰陷沒為虜所生得遂高貴於虜庭而

能不忘藩邸舊恩掌立寵數以忠信回豺狼之心受金

帛之惠休兵息民功賞不淺不惟虜人稱道沙間王乃

能盡忠於兩主當時士大夫亦有微管之歎者臣恭惟

章聖皇帝以天下為度責臣子之節不一而足錄其脩

睦之義恩給其孫雲而 仁宗皇帝以諸子幼小不問

存沒不絕其祿賜所以能使君子盡心小人竭力者也

惟 二聖好生之心不絕之武至于今天下歸心宗廟

之靈當福萬代不但卜年八百又過其曆而已元符三年十一月丁亥故史官臣黃庭堅謹記

題太公丹書後

丹書詞

敬勝急者言急勝敬者減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席四端銘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

几銘

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口生敬口口我口

鑑銘

見爾前慮爾後

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拯也

楹銘

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

於乎危於忿慮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

帶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兵兵則壽

履銘

慎之勞勞則富

鷦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或之驕驕則逃

戶銘

夫名難得而且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

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銘

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銘

屈申之義廢之行之無忘息過

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右太公所誦冊書之言故武王惕若恐懼書以為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是余從事於俗甚漫意行不忌晚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鑒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為息黥補劓之方晁子曰秦人之灸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元祐五年正月癸酉

題白兆山詩後

雲臥三十年好閑後愛仙蓬童雖冥絕亦鶴心悠然歸

來挑花巖得憩雲窓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
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樹雜人
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捲春煙獨此林下
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未還

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即巖下作挑花菴
素云挑花菴不難作但恨無李白爾今考顧乃欲鑿
崖石刻李白詩并欲結草其傍以待冠蓋之游者亦
不可蓋安知遂無李白邪為我多謝素師余無白兆
尚不廢推鼓升堂豈可臆計世無李白素若有語可
辨則之考顧安陸李慥也元祐三年丁二月也亦書

予往時觀七佛偈於黃龍山中間鐘聲見古人常稱手
書千紙以勸道緣而世事匆匆此功未辦蘇臺劉光國
何然請施石刻之傳本何啻千紙也

七佛所說偈蓋禪源也淺陋者率驚於末流而不知歸
故余數為叢林中書此偈荊州田鈞子平聞是說請余
書而鏡諸石將以考諸禪濫觴吳孫氏時有僧道裕誦
出此七佛偈而集大藏者錄為疑彼蓋不知當時不具
翻譯人此乃最上乘之理之極談非能言之流也

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

眉山吳季成有子資質甚茂季成欲其速成於士大夫
之列也夙夜督其不至小小過差則以鞭撻隨之余謂
季成教子之意則是所以成就其子則非也吾聞古人

晉保惠得教誨然後可以成志人財未聞以鞭撻也况
父子之間哉故手抄王荆公處州學記遺之使吳君父
子相與講明學問之本而求名師畏友以成就之使季
成能慈其子能孝則家道肥不疾而速矣

題樂府木蘭詩後

唐朔方節度使韋元甫得於民間劉原父往時於祕書
省中錄得元豐乙丑五月戊申會食於趙正太平原監
郡西齋觀古書帖甚富愛此紙得澄心堂法與昔三人
石輔之柳仙遠寔堅

題白崖詩後

余曩作彙縣尉兼城南三百步省禪師道場也蓋白崖
老人去家得道於此嘗得白崖歌頌百餘篇及葉城民

家多見書札欽愛其道高秀也元祐元年三月壬申
同劉晦叔宋僊民伯氏明觀於淨因臻道人所黃庭
堅題

跋自書所為香詩後

賈天錫宣事作意和香清麗閑遠自然有富貴氣覺諸
人家和香殊寒乞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衛
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
稱此香爾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
為我作寒計惠送騏驥院馬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七餅
報之或笑曰不與公詩為地耶應之曰詩或能為入作
崇豈若馬通薪使冰雪之辰鈴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温
邪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

書和秋懷五詩後

或笑余詩論公素不實曰公素能擊強則請聞命至於使民作鄒魯則吾不知也余告之曰公素之擊強亦以其害善良奪長吏之柄邪將不問阜白姑以其強擊之耶曰亦擊有罪耳然則子以今之偷一切以規自免萬事決於老吏之口者為能使民作鄒魯邪夫割者歲更刀折者月更刀至於不見全牛者十九年而刀月若新發於研公素困頓於衆言之風波既白首矣必知藏器自愛彼節者有問安用斫大觚以求折缺哉

題自書卷後

崇寧二年十一月余調處宣州半歲負官印入城居關城中乃以是日印以抱彼

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巾聲喧憤人以為不堪

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下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若牛之執相直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題東坡書道術後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下能久又棄去談道之篇傳世欲數百千字皆能書其入所欲言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真蓬萊瀛洲方丈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輕用頭之亦疎矣哉

跋東坡所作馬券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廐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妙墨作

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
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廐雖饒馬
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爾豈可求賜馬盡良也或又責
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乘之任米田閒安用汲汲索錢
此又不識蚌痛者徒傍論砭但爾甚窮亦難忍哉使有
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唯解方叔之倒懸
亦足以豪矣衆不可蓋過人中二石磊者試以予書示之

跋相鶴經

王充道得相鶴經飄飄然有乘風御氣於天地間之意
顧所畜鶴皆卵出凡鳥不可離策夢想芝田赤城未得
問塗耳余聞充道之兄道淵治生得陶象公猗頓之方
頗游心於相牛經殊不虛用其智以二十年觀之未

知道言充道孰得孰失然今日充道臥白雲享天爵已
蒙直淵之力多矣

跋陪蕃王太原家書

物固不一能士固不一節鄴寄賣友而存君親君子以
為可况王公不殺身又易其姓而使北虜息其豺狼無
厭之心以從中國之信義賢於李陵遠矣

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輒於冢中識
者買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充焉
妙王荆公常誦之因書於金陵天慶觀齋房壁間黃冠
遂以入石予常欲摹刻於棘道有李祥者聞之欣然磨
石來請斯文既高妙而王荆公書灑竒古似晉宋間人

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之所欲得也李君字聖祺棘道人喜炎黃岐雷之書嗜好酸鹹與世殊絕常從軍得守國子四門助教歸而杜門家有山水奇觀教諸子讀書而宴居自從其所好不喜俗人一再見輒罵絕之此孟子所謂有所不為者也

書藥說遺族弟友諒

老夫往在江南貧甚有於日中而空甕無米炊時嘗念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唯作藥肆不飢寒之術也然市中人治藥以丁代丙以乙當甲甚貴則闕不用其治病十不能愈三四積其欺誣子孫凍餒者多矣今余欲作藥肆但取人間急難之疾二十許方擇三四信行藥童一用聖賢方論時鄧州士無不用其物宜炮炙

生熟無不盡其材性但取四分之一息百錢可以起一人之疾如此則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謀之熟矣會子登進士第遂不得為之子老在州有江南袁彬質夫過我道鄉里事以為笑因自言作藥肆以濟人為功以娛老為業欣然會予宿心故道所以盡心於和藥而刻意於救人之說誠用余說多取贏則濟人博不欺其劑則治疾良它日陰功隱當築高門以過子孫之車馬余在荊州訪族伯父海侍御之家見族弟友諒友正亦貧賣藥皆合余說遺之

跋王荆公惠李伯牖錢

此帖是唐輔文初捐館時也荆公伯牖有此賻卹非常之賜也

不甚知人疾痛奇癢

伯牖以疾棄官歸金

陵又借官屋居之間問其飢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也

題牧護歌後

彛嘗問南方衲子云牧護歌是何等語皆不能說後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時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曲不可解及在黔中聞賽神者亦歌乃云聽說濃家牧末云奠酒燒錢歸去雖長短一詞與昔自叙致五七語乃知蘇僕嘉州人故作此詞學巴人曲猶石頭學伯陽作參同契也

跋雙林心王銘

費畔召云云仲肝云云學士大夫每於此處以歸潔其身云云丁句其云云未嘗不快快

良由未嘗學事口事不識心可

論語如啖炙自知味矣不識心

信也後世雖有作者不易吾言

書問政先生誥後

故淮浙宣歙管為道門威儀道

聶師道宗徵少則事道士于方外

人揚密開府於揚州崇微實輔

年楊氏之未解化而去弟子葬之

贈誥揚溥私號順義七年也方外

守乃於郡之東山築屋以居方外

之名或得於此誥中大丞相守太

溫徐溫也特進守侍郎尋陽公臣

解論語章句五

大師問政先生新安

發迹遊名山數見異

佐之蓋為國師三十

奉棺唯衣履存焉此

之兄德誨為新安太

號為問政山房問政

師中書令東海王呂

誥李昇也問政先

生故翰林學士冠卿之五世祖也

跋張龍閣家問

治平中廣帥龍圖直閣張公公載名盛於南海父老
追數比之古人常恨不知其所以以而廣州者今見張公
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入而蠻獠信服風行
草偃耳昔張奐為安定屬部誓諸虺曰使馬如羊不以
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於是威令出入都尉上羗豪
不復起蓋羗夷性貪吏清則以為不可犯而使貪者臨
之故蕃夷效叛耳今但多得如張公十數輩守邊則冒
功嘗者心死矣何畏蠻獠之侵軼哉仁壽郡夫人蓋公
載之女弟馬軍王凱勝之之妻也

跋秦氏所置法帖

已蜀自古多奇士學問文章德性推略落落可稱道者
兩漢以來蓋多而獨不聞解書至於諸葛孔明拔用全
蜀之士略無遺材亦不聞以善書名世者此時方右武
人不得雍容筆研亦無足恠唐承晉宋之俗君臣相與
論書以為能事比前世為甚盛亦不聞蜀人有善書者
何哉東坡居士出於眉山震輝中州蔚為翰墨之冠於
是兩川稍稍能書然其風流不被於巴東黔安又年絕
入蠻夷中頗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蓋百餘年而文
士終不競黔人秦子明魁梧喜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
國珍下不可謂黔中無奇士也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識
書為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
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將以驚動

里中子弟耳目它日有以書顯者蓋自我發之予觀之
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書字蓋其小小者耳它日
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學務實求是置大經論使衆
門道人皆知經禪則風俗以道術為根源其波瀾枝葉
乃有漸依而建立古之能書者多矣庶滅不可勝紀其
傳者必有大過於人者耳子明名世章今為左藏庫副
使東南第八將紹聖院者子明以軍功得請於朝為陣
亡戰士追福所作佛祠也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皆
善摹刻得於手而應於心近古人用筆意云

辨菴字

今俗書庵字既於菴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宀二四
志焦光傳云居燭牛廬中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為

中郎將持節督關中會軍八屯元者十三四親之

廬之視三菴此菴字為據依

跋二弟嗣功列子冊

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至於深禪妙句使人讀之蓋讚
通中事不自慈嶺傳來信矣亡弟嗣功讀此書至於瀆
敗猶繼而讀之其苦學好古後生中殆未之見也紹聖
二十余自繕治而藏之少年輩竊取玩之又毀裂幾不可
以唐坦之復為輯之智與上人喜異聞故以遺之

書贈宗室景道

與宗室越宮有葭葦故曩時與宣州院公壽景珍嘗
止文酒之樂此時景道已能著帽在傍今見相見景道
傾然立於朝班予則將老矣每懷公壽景珍則見宣州

子弟而慨然景道乞余小字學書余書不足學也此紙
卷是余温故之餘忠信孝友之誼景道喜觀字畫乎則
亦尋繹此文於行已保家奉公報國有會心處將力行
之尚不負余懷公壽景珍之心

書吳無至筆

有吳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時余屢嘗與
之飲飲間喜言士大夫能否似酒俠也今乃持筆刀行
賣筆於市問其居乃在晏丞相園東作無心散卓小大
皆可人意然學書人喜用宣城諸管筆著臂就案倚筆
成字故吳君筆亦必喜之者使學書人試提筆去紙數
寸書當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無憾然則諸管筆
敗矣許雲封說留竹陰陽不備遇知音必破若解此處

當知吳君之能否元祐四年四月六日門下後省食罷
嘗中幅福須煮茶試晁以道所作堯熒賢君散卓遂竟
此紙

書付其瑛筆

南陽張又祖喜用即奇棗心散卓能作瘦勁字它人所
繫筆多不可意今侍其瑛秀才以此毫作棗心筆合墨
圓健恐又祖不得獨貴即奇而捨侍其也筆無心而可
書小楷此亦難工要是心得妙處耳

宣成諸君高三副筆鋒雖盡而心故圓此為有輪扁斲
輪之妙又陽李長雞距書蠅頭萬字而不頭如苞丁發
刃之刃其餘雖得名於數州有二輒有拙也今都下筆
師如娟毛作無心棗核筆可作細書宛轉左右無倒毫

破其鋒可去以諸君高李長者侍其瑛也瑛有思致尚
能進於今日也

書贈俞清老

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於淮南元豐
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逢振著僧伽黎
奉香火於半山宅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
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
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為難事然生龜脫筒亦難堪
忍後數年見之濡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
日雨日寒迢夜調為嘶車鐸鳴群動不違安有人夢起
俗去髮脫漚冠子月 仇清鏡政爾良獨難子時屢戰此
詩以為

於此寺南退德堂下

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蕭然疲役此何理邪
男力女昏嫁線渠儂憤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詭置之隘
巷牛一腓字之其下應凍餓滿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
眉終日者正為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
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米黻元章在揚州遊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
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
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為此無
町畦之行以驚俗爾清老到揚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
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
從之也

余童子時就學於淮南與金華俞清老同研席嘗作七
言長韻贈清老小兒無繩墨放蕩之言然清老至今班
班能誦之邇來相見各白髮矣余又以病屏酒不舉肉
多年清老相過特蔬飯茗飲道舊終日爾清老性耿介
不能容俗人問輒使酒媢罵以是俗子多譏清老自
若也以故善人君子終愛之清老淹留京師不偶將復
岸中風月於江湖之上於其將行也乞言余曰陶淵明
云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夫真處蓋可為知者道難
為俗人言也清老老於言語之風波智必及此行矣自
愛

書蟻磯

蟻似蛇四足能害人賈生所謂循蟻傾以陰處者已今

蟻磯有老蟻寺僧能得其嗜欲客宿者盡為蟻所啗

書韋許翁

自重者能下人以求道處靜者不攘臂而勝躁深道者
常晚成遠施者常厚報以能問於不能人之道損有餘
以補不足天之道

書小宗香

南陽示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
之同聲其文獻足以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
人欲與之游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掛壁觀之聞茂深
閉門焚香作此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
小宗香云

題練光亭

練光亭極是登臨勝處然高寒不可久處若於亭北穿
土下作一幽房置茶鑪設明甃墩筆研殊勝不爾勝師
方丈北挾有屋兩楹其一開軒其一欲作虛窻與室余
為名軒曰物外主人喜作詩也名室曰凝香密而清明
於事也

書贈韓瓊秀才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
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
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
接物與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當古人
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
雜合之明之士觀其元范之大節在於一觀其奉身
之大義以其口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
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出芳亭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一國則曰國色
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自古人知貴蘭不待楚之逐
臣而後貴之也蘭蓋甚似乎君子生於深山叢薄之中
不為無人而不芳雪霜凌厲而見殺歲不改其性也
是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燕悶者也蘭雖含香體潔
平居蕭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譚然在室滿室在堂滿
堂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世罕
能別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乃盡知其族姓蓋蘭似君
子蕙似士大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

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又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檄檄則遠矣世論以為國香矣乃日當門不得不鋤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書壺中九華山石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峯相倚蘇子瞻戲名曰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奇石隨高下體著成屏風三疊余戲名曰肘後屏風疊它日湖中石百怪並出當以此兩石為祖云二石色紺青嵌孔貫穿擊之鏗鏗而視之嶽峯雲雨之上諸峯隱見忽然疑於九十猶五老峯之疑於五六也揭而視俗以求賞者吾見其支吾詭於牆角也世有出塵之因然後此石為蕭灑緣爾邇者象江太守費數十萬錢自嶺南負載三石北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與此孰賢也

新章書集宋主文集卷三十五
貴簡又矣謝惠崇生初不殊也至其公率一松一草而
香有餘者闕一餘五七章而香不足者惠崇不香
其視嫩嫩則遠矣世論以為國香矣乃曰富門不得
勤山林之士所以佳而不返者耶

書壺中九華山石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華山者
九華又有老玉郭生以三寸石為馬下體者或曰
壺中九華山石曰時
幾翔乘快與此無復也
之於室者幾千萬矣自南齊燔之石北魏燬之石
斷道也世有世之因然對石石為蕭蕭然爾爾皆

